

巴黎公社时期的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翻译组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D13
17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与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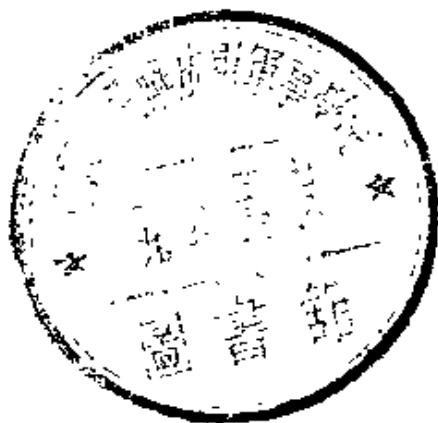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會議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翻译组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八八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 2 18/32 字数 72,8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1958年4月第一版
印数 1—3,330

统一书号：11135·2

定 价：(1) 0.34 元

前 言

本書譯自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輯的“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Перв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ни Пари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 1942年)。原書分兩大部分：(1) 國際總委員會的會議錄，包括馬克思草擬的“法蘭西內戰”在內；(2) 第一國際活動家的函信，其中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為主。經我組考慮結果，決定譯印坊間罕見的第一部分，即國際總委員會的會議錄；但“法蘭西內戰”比較容易找到，就把它略掉。

由於外語水平，紀錄稿件比較艱澀難讀，以及許多專有名詞從英文轉為俄文字母后面貌不清的緣故，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曾遇到許多困難，因而譯稿在質量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總委員會會議從(一八七一年)二月廿八日至四月四日的紀錄，是由姜德昌同志翻譯的；從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卅日的會議紀錄，翻譯者為劉克華同志；曾把全文初步校閱一遍的是沈晉福同志。譯稿中有個別困難，曾就正於我系蘇聯專家波伐良也夫同志。對於參加和幫助這部譯稿工作的同志們，我們皆致以深切的謝意。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

目 錄

1. 一八七一年二月廿八日會議紀錄.....	1
2. 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會議紀錄.....	11
3.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會議紀錄.....	16
4. 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一日會議紀錄.....	22
5. 一八七一年三月廿八日會議紀錄.....	28
6. 一八七一年四月四日會議紀錄.....	32
7.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會議紀錄.....	35
8.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八日會議紀錄.....	41
9. 一八七一年四月廿五日會議紀錄.....	45
10. 一八七一年五月二日會議紀錄.....	50
11. 一八七一年五月九日會議紀錄.....	54
12.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六日會議紀錄.....	61
13. 一八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會議紀錄.....	67
14. 一八七一年五月卅日會議紀錄.....	70

附录 譯名对照表

總委員會會議

二月廿八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委員會)委員：布恩、哈里斯、科尔布、列斯涅尔、馬克思、塞拉叶、斯捷普萊、魏斯頓、赫爾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普芬德爾。

宣讀和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并作了一点补充。

公民馬克思聲明說，他提交上次會議的報告修正案，事先沒有準備供發表之用，而報上出現的修正案又產生了誤解，因為造成的印象彷彿不是格拉斯頓而是他本人說：英國只能採用道義力量。道義的力量決不是力量。^①

公民馬克思認為，委員會在討論當前的事情之前，有必要使與會者注意公民魏斯頓在上次會議上所發表的關於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的某些見解。因為這些見解是在夜里並以主席的身分發表的，所以它們就沒有可能得到討論。馬克思認為，今後這類問題以提案形式提交委員會是比較適宜的，以便(委員會的)委員們能發表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公民魏斯頓認為，不能忽視那些近似我們自己的綱領的問題。我們主張消滅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協會提議土地國有、創立國內殖民地和禁止由於人口增加而提高地租，這些措施會使貴族變成普通靠吃利息過活的人。我們應該承認並鼓勵這類草案。提出這些草案的人們最後能夠轉到我們這方面來，稍稍摸摸他們的腦袋都會是很有益處的。魏斯頓希望有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公民馬克思說，他不是反對這種報導，而只是反對公民魏斯頓以主席的身分維護(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在運動的一定階段上，常常出現各種類似的計劃，我們不應該鼓勵它們，而應該同它們作鬥爭，因為制定這些計劃的人參加運動只是為了破壞運動。

公民恩格斯說，從上面所談的情況看來，委員會是該從實質上討論所提出的問題的時候了。處在國際之外的協會採取了同我們的綱領相違反的步驟。因此，他建議在研究完畢當前的事情以後就着手討論土地改革協會的綱領。

公民哈里斯支持這項建議，並認為那種仿佛應該摸摸資產者腦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恩格斯的）建議被一致通過。

公民魏斯頓表示，只要當前的事情討論結束，願意開始討論。

公民恩格斯報導說，科倫報的巴黎記者寫道，仿佛所有的巴黎代表——國際會員^②——都擁護戰爭并仿佛國際以金錢供給他們。似乎國際有廿萬法郎，但並沒有顯得闊氣；仿佛派往波爾多去的每個人只得到二千法郎，領導他們的是托倫和繆拉。

在路透的電報中說，國際派了代表去波爾多。關於那里我們的兩個支部，路透的電報却不知道。

公民馬克思報導說，普魯士政府已取消了各項叛國罪，但被捕者屬於國際支部而從倫敦獲得了命令的人則除外，——即是這個被看作叛國罪。^③

然後，通過延期討論的決定，以便讓塞拉葉報告他在巴黎所見。^④

公民塞拉葉說：

“我一到巴黎，就以一個代表的資格被帶到市政府。我問在哪里能否找到協會，可是告訴我，不論各支部，不論聯合委員會都不存在了，（協會）的所有成員都曾在監獄里，而現在則分散在各營，一些在常備軍里，另些在國民軍里，有些人在別動隊里，協會已瓦解了。後來我遇見了龍格并問我是否可以在某家報紙上发表我們第二次宣言的譯文。^⑤弗利克斯·庇亞和‘Rappel’（號召報）不願意刊登這個宣言，認為它太普魯士化了，‘覺醒報’拒絕了，我認為是由于其中沒有談到勒德律·羅蘭。當時我把宣言交給了德姆連，由他轉交給一家奧爾良派報紙，宣言被公布了，但對政府的批評却從中被刪掉。我參加了公開的集會，在那里遇見了科姆鮑，他一直

是个規規矩矩的人，但是当我同他談到国际时，他回答說：‘如果您把德国人同我們相提并論，我就槍斃您，我們只能作为在我們土地上的敌人来談德国人。’我到另些地方去，但結果都不够好。

十月八日曾举行了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我們协会的全体會員都参加了这次示威，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国际的代表参加的，沒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并且他們也沒有什么作为。⁶ 当时我打算召开联合委员会會議，以便采取某些措施来准备下次應該在十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但是联合委员会說，他們不能把国际卷入政治，于是这一天就糟蹋了。⁷ 布朗基是唯一坚守自己崗位到最后的人，所有其余的偶像都沒有坚持住。国际各支部都拒絕支持布朗基，如果他們支持他，那么目前法国就会成为另个情况了。和其他人一样，华倫也宣布說，国际作为团体不能过問政治，因此在每次新的发动时，我們一次再一次地错过了机会。

当时我到各支部去，以便迫使他們認真地着手工作并选出新的委员会，因为那些著名人物的名字，如托倫、薩倫、德依斯、科姆鮑、繆拉等人只能作为事业的障碍物。我跑遍了所有的支部，其中十一个支部响应了我的号召并組成了与其余的支部相对立的新的联合委员会，它应即召开會議并在巴黎各区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好准备。为此罵我愚蠢。一星期以后，我們草拟了一个宣言，以反对以前发表的另个宣言。馬龙是唯一的例外，他准备着工作，但任何人都不愿意帮助他。我們的宣言发表以后，旧委员会召集了各支部，以便发动斗争反对我們。

在一月里曾經有可能推翻政府，而全体領導人都准备参加这一事件，但都不愿意引导各支部去进行有組織的进攻，只有馬龙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两个支部出动了。我們掌握了一切，但是給了政府人員以逃脫的机会，以后我們就被驅逐出来了。⁸

后来，选举开始了。向我們提議商討候选人名单。一八四八年的共和黨人提出了許多候选人，但附帶的条件是他們不到波尔多去。我提出下列建議：我們提出十三名候选人，而所有其余的由他們提出，但这些候选人都應該是革命者。我們沒有提出科姆鮑、薩倫和

若恩納爾。為了擬定名單，代表們召集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在討論名單時，國際會員們宣布，他們不願意與布朗基列在一個名單里，但要知道，他是唯一的始終忠誠並堅持到底的人。我退出了，其他的人仍然留下並以整個國際的名義提出了只是由各支部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我提出抗議，指出，每個候選人只能由自己的支部提出。當時他們放棄了這個名單，並同意同資產階級一道參加共同的名單。第二天公布了由共和聯盟、共和同盟、法蘭西保衛者協會和國際的一些會員共同擬定的名單。在這個名單里有馬龍、平迪、華倫和薩拉·貝萊的名字。我們宣布說，不能同資產階級一道擬定共同的名單。福蘭克爾草擬了馬龍所同意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公布經過一天以後，馬龍發出了反對這份抗議書的抗議，並斷言說，他的名字被列入名單是沒有得到他的同意的。福蘭克爾又去找馬龍，並且說，既然答應提出自己的名字，而現在當他被列在兩個名單里時，他就應該選擇其中之一。據說，馬龍好象回答道，他寧願在資產階級的名單里，我想也是這樣的。福蘭克爾會同馬龍一起到波爾多去，但是此行毫無結果。

當我離開巴黎時，新舊聯合委員會已經合併了。當時我提出合併的要使舊委員會重新改選。我知道他們將不會改選。

我們處在尷尬的地位。我們反對出賣我們的政府；我們以國際的名義，發動並激發工人們僅僅仇恨那些不論在法國和德國都一致與人民為敵的政府；而資產階級卻採取不同的行動：他們說，德國人作戰是為了反對共和國。當我說到柔里·法佛勒頒布了顛復一八四八年共和國的各种可耻法令時，我得到的回答是，在倫敦（總）委員會會員們曾舉行過有利于法佛勒的游行示威。我只能說，梅里曼是律師，因而他擁護由法律家組成的政府，而奧杰爾只是代表個人；但是立刻回答我，在我們的宣言上有奧杰爾的名字。普魯士人社所有刊載這次示威游行的報紙送到巴黎去。他們放行所有旨在反對國際的東西。

委員會應該發表宣言，社巴黎人知道，這次集會和為柔里·法佛勒助威的示威游行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否則巴黎人將失去對我

們的信任。⑨

在‘費加羅’報上曾刊登了一項消息，說波拿巴的走狗們給了國際二十萬法郎。國際的會員們曾集會抗議並宣布他們沒有錢，但是我想宣布我們沒有錢是愚蠢的，所以我們沒有答言。在選舉時，資產階級揚言說，選舉工人是沒有用的，因為國會議員不領薪俸，而沒有錢他們不能到波爾多去。這就是為什麼公開宣稱我們沒有錢是失策的。⑩

繆拉和托倫寫信給杜洛時，他們不是以國際的名義，而只作為個人的身份寫的。托倫最近一年的全部活動歸結為，他一年一度出席代表大會並發表演說。他同資產階級締結了同盟。他被認為是國際的會員，但對國際他什麼也沒作。他勸資產階級不要相信社會主義者（對他們）是危險的；資產階級可能會隨意擺布托倫的。馬龍被認為是空想家。繆拉曾下令逮捕兩名指揮官——皮阿查和布路涅爾*，他們想阻止巴黎投降。他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他所簽署的已被公布的所有命令都是有利的於資產階級的。在最困難的日子里，有家眷的人一天一個半法郎還買不到多少東西，一切都貴，而商人們只有向他們購買可可糖、茶葉或其他東西才賣給兩便士的糖，只有向他們買糖時，他們才賣給麵包和干酪。那些有錢人要什麼有什麼，而窮人只得挨餓。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繆拉簽署了許多法令，因而他應該象德列克留斯一樣辭職，但他拒絕了。⑪在他們當選之初，他們並沒負任何的政治職責，他們僅僅監督糧食的配售。但是他們洞悉投降的秘密。他（繆拉）是負有責任，把真情實況報告給協會的。

在最近的代表大會上應該對這些人提出控告，而我將在大會上提出這種控告的理由。

季老姆到了巴黎，他打算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貢獻於巴黎人的幸福。我作了某些事，他希望作得更多些，他……”**。

* 在記錄的原文是錯字，Brunel 應是 Brunet。——編者

** 繆拉時除記錄中斷三頁，顯然少了一張記錄。後來記錄由埃卡里斯重新整理。——編者

公民哈里斯：我高兴地听到，我从巴黎获得的消息被证实了。我們同那些壟斷了巴黎的通訊和举行有利于法佛勒的示威游行的人毫无共同之处。我的通信員报导說，比里維尔区的人們，帶着旧的失灵的槍支，被派赴前綫，因为他們是穷人，而帶着好槍的富人却走在他們的后边。那些有錢的人要什么有什么，而穷人却什么也得不到。梅里曼、奥杰尔和特蘭特是由一小撮人（大概从 Hole-in-the-Wall）选出的^③。在英国类此情况就叫做舞弊行为了。

公民赫尔茲：我支持建議，但是我認為，当作什么功績而給予最高評价，是不适当的。^④ 叛卖行为沒有使我惊奇，在民主运动的历史上它是平常的。我們不應該容許各种各色的人物来玩弄我們的原则，如果他們利用我們来抬高身价，那么这是我們的过错。当他們走上虛假的道路时，就必须揭露他們。塞拉叶在巴黎所作的事，我們在这里也应该作。

公民魏斯頓：談得很全面，我相信，塞拉叶給了我們不可估价的帮助。但是，这里所談是另些事情，与我們沒有任何关系。（从 Hole-in-the-Wall 选出的任何人都与这事沒有关系）海德公園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是为了对共和国表示同情而由三个人召集的，但国际完全沒有被提到。如果在大会上，多提出几个人，这样作也是沒有坏处的。奥杰尔和勒·留貝的行为是完全真誠的，奥杰尔的旅行是自費。我們拥护共和国的原则，而不是个人。我衷心地支持上面所提出的建議。

公民馬克思：塞拉叶對我們所談的只是在巴黎对于那些事情的反应。誰也沒有談到勒·留貝。如果公民魏斯頓能記起“法国支部”和总委員會^⑤之間在这里曾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勒·留貝对容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那种控告，那么他就会看到，法国人並沒有認為勒·留貝是我們的一員。他們知道，他已不是（协会）會員了。但是，奥杰尔是总委員會委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而，当巴黎看到了他頌揚法佛勒时，他們就不能知道总委員會与这件事沒有任何关系。我沒有想到有人会提出賄买来責难，但是如果对国际政策絲毫不懂的公民奥杰尔，要高談闊論国际政策的話，那么他就應該向这里請

求指示。奧杰尔在胡說。

公民布恩：令人懷疑的是一個工人能夠自費作這樣的旅行；應該有人支付了他的花費。何況他們的旅行是沒有得到他們所屬的協會的同意的；不知道他們是由誰選出的，或許是由街頭群眾選出的。我們有權討論這件事。

公民魏斯頓：我奇怪公民布恩把露天的群眾大會稱為街頭群眾。奧杰尔是在海德公園被選出的，既不是由街頭群眾選出也不是由 Hole-in-the-Wall 選出。

公民哈里斯：在巴黎，奧杰尔的名字是作為總委員會委員的名字被提出的，而我相信，他和特蘭特奉行着 Hole-in-the-Wall 的政策。

公民布恩：作為我們總委員會的委員，奧杰尔不應該沒同我們商量就擅自承擔這樣的使命。

然後，提議被付諸表決并一致通過。

總委員會會議於十一時半結束。

主席：奧·塞拉叶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就委員會中所進行的“關於英國工人階級對普法戰爭現階段的態度”的討論發表了演說。在這個演說中，他特別揭露了格拉斯頓旨在反對共和國的政權。馬克思在其演說里提到了格拉斯頓的同僚——布留斯、路易和卡杜埃爾，他們“對共和國採取了敵視的態度並宣稱，彷彿英國對外只能採用道義的力量。”由於埃卡里斯的過失，受到歪曲敘述的演說詞，落到了“Eastern Post”（東方郵報）手中，為此馬克思在二月廿一日委員會會議上聲明抗議。
- ② 下院的委員中有馬恩和托倫被選入國民議會。
- ③ 馬克思所指的是叛國罪，根據這種叛國罪名，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倍德爾、李卜克內西和施普雷爾被捕。關於這次被捕，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的信給“Daily News”（每日新聞）編輯部說：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兩位先生根据俾斯麦个人命令以叛国罪被捕，只是因为他們敢于执行自己作为德国人民代表的職責，即在帝国議會里反对吞并洛林和阿尔薩斯，投票反对新的軍事借款，表示了自己对法蘭西共和国的同情并揭露了变德国为整个普魯士兵營的企圖。”（馬恩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册，第二百四十三頁）。

- ④ 塞拉叶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初由總委員會派赴巴黎。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二日馬克思在致倍茲萊的信中通知說，“上星期三，奧·塞拉叶——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委員作为委員會全權代表被派赴巴黎。他認為自己的職責不僅是為了參加保衛，同時也為了對我們的巴黎聯合委員會給以影響而留在那里。”（馬恩全集，第廿六卷，第七十三頁）。
- ⑤ 塞拉叶所指的是由馬克思起草并注明日期为一八七〇年十月八日的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宣言。（卡尔·馬克思著作選集，第二卷，第三百七十四—三百八十一頁，一九四〇年）。
- ⑥ 指一八七一年十月八日要求選舉公社的示威遊行。
- ⑦ 由于被圍的巴黎得到麥茨投降的消息，爆發了十月卅一日起義。布朗基主義者曾企圖領導這次起義。關於這次起義，馬克思寫道：“十月卅一日起義之所以沒有以建立公社而結束，只是由于布朗基、弗魯蘭斯以及當時運動的其他領導者都把那些說‘真話’（放棄政權和讓位于由巴黎各區選舉的公社）的人們的話信以為真。……柔里·法佛勒及其集團，因十月卅一日公社的莽撞的失敗，保證了向普魯士的投降并開始了現在的內戰。”（馬恩文庫，第三（八）卷，第三百一十三—三百一十五頁）。
- ⑧ 指一八七一年一月廿二日巴黎起義的失敗嘗試。
- ⑨ 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在倫敦舉行了羣眾大會，奧杰爾出席了這次大會。馬克思在一月十七日總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了下列的聲明：“在聖·詹姆斯大廳的最近的羣眾大會上，關於法國政府，奧杰爾說了某些與事實不符的話。在我們的第二次宣言中，我們曾寫道，从一八四八年革命時起，臨時政府某些成員身上就有了臭名聲。奧杰爾宣稱他們沒有任何污點。也許法佛勒之被人注意是因為他是共和國的代表，而不是因為他是无可爭辯的愛國者。現在法佛勒已被抬到首位，而共和國几乎从眼界中消失了，這就是法佛勒行為的一個例子。一八四八年以後，由于弗洛孔害病，法佛勒当了內政部長。他曾是勒德律·羅蘭的走卒。法佛勒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把軍隊

詢回巴黎，后来就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去枪杀工人。稍后，当人民确信議會是由资产者組成時，他们就举行了有利于波蘭的示威游行并冲进議會。主席奥求路易·布朗去见人民并安撫他們，布朗作到了这點。同俄国战争会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柔里·法佛勒要求赋予全权来审讯路易·布朗，把他当作冲进議會的同謀者。議會認為，这由政府来委任給他，但是政府所有其他委員都否决了这个措施，認為这是法佛勒个人的事情。临时政府策划了陰謀，以便挑起六月起义。在枪杀了人民以后，法佛勒建議取消执行委员会。（六月）廿七日的頒布了凡被捕者可以不加审讯一律流放的法令。被流放的有一万五千人。十一月，議會被迫受到了一些尚未被流放的起义者的案件。只在布列斯特一地就不得不釋放一千人。在那些最严重的受到軍事委员会法庭审讯的人們中，有許多人也不得不被釋放，而其他人只被判处短期徒刑。后来，又多次提出大赦的提議。法佛勒總是反对这些提議。他曾是整个革命（二月除外）調查委员会的参加者之一。他帮助实行了最可耻的出版法，这些出版法曾存在一个時候并为拿破崙第三所巧妙地利用。在七月王朝時代，法佛勒同波拿巴主义者就保持着一定的關係，他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以便把拿破崙送进国民議會。他竭力組織羅馬远征軍，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

馬克思的演說在委员会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记录指出：“魏斯頓对共和国处在这样的人手中表示惋惜。”

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写信給容格說：“在昨天總委员会會議上我完全揭穿了柔里·法佛勒的过去。把關於他的各种反革命事迹的某些最重要的材料寄給您”，信中还附有一个标题为“柔里·法佛勒”的說明：“柔里·法佛勒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廿七日的可耻法令的制訂者，由于这个法令在六月起义時被捕的成千巴黎工人不經過正式法庭审讯就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地方去了。以后，他頑固地拒絕同意偶然而由立宪會議中共和党提出的關於大赦的議案。

柔里·法佛勒是卡芬雅克將軍在六月起义之后所建立的那种恐怖統治的最有名的工具之一。他維護所有當時实行的旨在鎮压集会、結社、出版自由权利的各种无耻法律。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柔里·法佛勒作为国会委员会反革命多數派的代表提議撥給路易·波拿巴一百廿万法郎，波拿巴要求这笔款用来远征羅馬共和国。”（馬恩全集，第廿六卷，第八十五——

八十六頁)。

- ⑩ 在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五日國際的巴黎各支部聯合委員會會議上，阿夫里爾報導說：“Petite Presse”(小報)已宣布維·雨果和路·布朗為國際的“名譽代表”並刊登了消息說，仿佛馬龍和托倫從國際規定供給他們每人年薪兩萬法郎中每人得到兩千法郎。塞拉叶在這次會議上說：“在我看來，只需要駁斥意見的第一部分，即關於代表的部分，至于說兩萬法郎，那麼認為我們有錢甚至是有益的。”(“國會對於三月十八日暴動的調查”五二六——五二七頁)。
- ⑪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五日繆拉被選為第三區的副區長。一八七一年一月四日十九區區長德列克留茲辭職，抗議共和國的投降政策。
- ⑫ 塞拉叶錯了：季老姆當時不在巴黎，他在涅夫沙捷里。(詹姆斯·基勞姆著“國際”，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二卷一二〇——一二九及一三三頁)。
- ⑬ Hole-in-the-Wall (意譯為“牆窟”——譯者)——地名，一八七一年一月九日在這裡舉行了會議，研究隆重歡迎柔里·法佛勒的問題，因為推測他將到倫敦旅行(“泰晤士報”一八七一年一月十日)。
- ⑭ 根據赫爾茲和魏斯頓的發言判斷，塞拉叶在報告結束後曾提出關於評價他在巴黎活動的建議(記錄中缺少了塞拉叶報告的結尾部分和討論的開始部分)。
- ⑮ 勒·留貝是所謂國際在倫敦的“法蘭西支部”的會員。關於他，見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塞拉叶的信的附注一(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百八十七頁)。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的羣眾大會上勒·留貝擁護組織隆重歡迎柔里·法佛勒的提議(“泰晤士報”一八七一年一月七日)。

總委員會會議

三月七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哈里斯、列斯涅爾、馬克思、米爾涅爾、普芬德爾、羅賓、塞拉叶、斯捷普萊、湯斯亨德、魏斯頓、赫爾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塞拉叶。

宣讀和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并作了某些修改。

公民馬克思報道波尔多來信說，馬龍在為協會的利益行動着，但是托倫同資產階級有交往并認為國際可以採用比較溫和的名稱，因為目前的名稱可能引起禍害。

其次，公民馬克思宣讀紐約的德國支部書記的來信，紐約委員會再次請求承認它為(協會的)北美中央委員會^①。寫信的人在回答總委員會的詢問時說，(紐約)委員會不希望同掌握在小政客手中的美國工人聯盟發生爭吵，這些小政客企圖利用只有高額工資工人參加的聯盟來求得解放，并且希望借助于有利于小農場主的政策(small farmers' politics)來實現自己的綱領。(聯盟的)下次代表大會將在路易斯安那舉行，這就會加強這種傾向。只有當東部的產業工人取得巨大影響時，才會出現較好的情緒，而且這種情況的發生是不會早于在東部召開的另次代表大會的。耶塞普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他表現得)十分穩重。紐約委員會的委員們曾同來自英國被判了罪的芬尼黨人交談過，并認為他們是很理智的人。一個芬尼黨人說，假如他愿意加入某一政黨的的話，那么他只愿意加入國際或類似國際的政黨。他(寫信的人)問，他是否可以同總書記繼續通信，他惋惜沒有收到任何文件。為德國政治犯所募集的錢已寄給德國。(德國支部的會員)現在已被允許出席“聯盟”的會議。聖·科利斯賓的工人已獲得了罷工的勝利；煤礦工人正期待着成功。德國人的集會沒有成效。

信中附有华尔德关于他为了同工人联盟代表交換意見而去华盛顿的报告，目的是說服他們必須有一个能导向社会革命实现的更加广泛的綱領。华尔德在十一天当中同十一位代表討論了这个问题并受到友好的接待。

公民馬克思通知說，他已把几大包文件寄往（紐約）去了。书记（埃卡里斯）宣布說，他也把所有已經公布的文件副本寄往（那里）。

公民馬克思說，整个问题就在于，是否要把紐約委员会变成合众国中央委员会，或只是变为外国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恩格斯主張，承認紐約委员会只作为选举它的組織的代表，并使所有人都可能加入它。

公民米尔涅尔认为，必須支持（国际思想的）宣傳員并給他們創造能够进行宣傳的那种局面。

公民魏斯頓提議起个比較确切規定紐約委员会地位的名称。

公民馬克思說，仅仅是德国的和瑞士的或法国的俱乐部的代表机关不能称自己为英格蘭、爱尔兰和蘇格蘭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容格宣布說，反对公民米尔涅尔的意見；誰也沒打算否認紐約宣傳員所作的成績或阻撓他們作更多的工作，但是当他們还没有建立起几个美国支部以前，不能成为美国的中央委员会。

公民哈里斯指出：在馬薩諸塞有两个团体，他們不久之前才听说关于国际的消息并打算加入国际。至于說到邮包，那么它們也許在紐約邮局里。他自己曾寄过几个邮件，都被压在邮局里，只有經過催問后，才肯負責送到。公民哈里斯支持那种意見，即紐約委员会只應該以它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名义出現。

公民馬克思說，不應該阻碍委员会的活动，它已作了許多工作，最好写信給他，根据章程說明它的权利。

通过決議，委托公民馬克思把这个意思写信給該委员会。

公民恩格斯通知說，巴尔馬的紅色报纸被封閉了^②。一共出了三期，但邮局沒有把它們发送出去。报纸編輯因在报纸第一期上侮辱了国王受到了法庭审判，但是沒有提到編輯的名字，因此恩格斯

也就不能找到被控告的文章。

公民容格报导一封信，根据这封信，巴黎在依夫里和貝尔西火車站附近成立了两个支部。在联合委员会里两个支部都有自己的代表。

塞拉叶宣布說，国民軍决定阻止普魯士軍进入(巴黎)，并企圖把国际也拖入这个事件中，但是那曉得这里已經混进了政府的好細；这一点为国民軍所了解，于是他們就放弃自己的打算了。国际各支部坚决果断地进行着組織工作。

公民罗宾通知与会者說，在下次會議上他將提議在倫敦尽速召开由所有支部代表参加的有关組織問題的代表會議。

公民容格說，在最近的會議上他已經坚持急需采取这种措施。

然后，公民馬克思又談到关于巴黎宣言問題^③。他說，如果英国工人階級不表示自己的意見，那么这个宣言可能作为組成部分列入条約內。不能容忍英国人民在其对外政策方面被解除武裝，因而現在必須不錯过时机，建立英国委员会。对于海上强国說来，进行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反对敌人对外貿易的軍事行动。美国沒有参加巴黎宣言，但法国人遵守了它，正因为法国艦队作用小的原故。現在正在鼓动荷蘭，让它提議把宣言作为組成部分列入条約。在海上消灭的只是商品，但是陆战却消灭固定資本的主要部分，如桥梁、楼房等，恢复这些东西需要時間。武裝民船的搜查权是另一回事，而武裝民船却是海上游击队。英国統治階級在和外敌斗争中曾损伤了国防实力，但当目前法国已衰弱时，英国正代表着西欧，而英国工人却應該重新恢复其实力。

公民赫尔茲通知說，在聖·詹姆士大厅正举行群众大会，大概在会上將提出反对增加捐稅的斗争問題。

公民馬克思指出，归根結底要花費較大的代价。“和平党”总是为着最强的軍事强国利益而行动的。

公民魏斯頓认为，如果总委员会授权某人去参加(聖·詹姆士大厅的群众大会)，并对決議提出修正，那么我們不花費任何代价就有了自己的群众大会。

公民赫尔兹相信，群众大会的举行是得到政府的鼓励的。
會議在十一点鐘結束。

主席：格·容格

書記：約·乔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馬克思写信給紐約的吉夫·利德·麥耶尔說：“我很不高興所謂紐約委員會的建立。只要有可能我就竭力阻止承認它為總委員會，但是，謝爾內先生的信使我繳了械。信中說，這件事的倡議者是我們法國書記杜滂——一個杰出的但過分熱情的人，由於精力太充沛，他常常採取許多不正確的措旌。現在再說也沒有用了。他已遭到總委員會的譴責，但是 *jeu était fait*（我已作過）了。”

恩格斯（他現在住在這裡）和我提醒您和福格特，根據我們的章程，總委員會只有當國際的章程和原則遭到明顯破壞時才使用它的否決權。我們始終奉行着給各支部以充分自由和自治的政策”。

- ② 恩格斯指的是在巴爾馬（在馬約卡島上，屬西班牙——譯者）用紅紙出版的“巴爾馬社會革命報”，原名叫“*El Obrero di Palma*”。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關於這個報紙說了下面的話：“巴爾馬支部出版了第一期報紙，稱為‘社會革命’，并用紅紙印刷。其中有一些很胡塗的見解。它是工人出版的，如果我們告訴他們在他們的報紙上有些什麼壞東西，那是好的。他們刊登一些變成反對‘民主聯盟’的意見。”

- ③ 指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列強巴黎會議所通過的宣言。馬克思這篇演說是“關於英國工人階級對普法戰爭現階段的態度”的討論的繼續。討論是由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總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開始的。恩格斯在闡明這個問題對國際的意義時說：“艦隊是英國的主力。但，一八五六年的宣言推行了新的海上法，曾決定，必須禁止武裝民船。搜查權被取消了，在中立國船上的敵人貨物象在敵船上的中立國貨物一樣被承認不受侵犯。俄國女皇喀德林二世曾有一次作過類似的企圖，但英國拒絕同意，只有在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它才予以同意。在巴黎和會上克拉林頓一舉取消了英國使俄國在海上遭受損失的可能性。他這樣作是根據誰的詭計或根據誰的命

命，这还不清楚。当这个问题提交下院时，狄斯雷利佯作不理，让它暗中了结。为了使俄国瘫痪，就必须停止它的输出、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失去了在国外出卖它的粮食、它的亚麻，总之它的农产品的可能性，那么俄国就会连一年也支持不了。——要知道，它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由外国商船转运的。”恩格斯坚决主张英国应该为自己恢复这种权利。“它放弃这种权利的借口是，希望使私有财产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具有不可侵犯性。现在我们看到了普鲁士人在法国是如何尊敬私有财产的。法国工人阶级没有私有财产。工人阶级没有它可能会失去的私有财产，因而它并不关心要保护它。但是，工人阶级关心的是恢复这种权利并保护它的不可侵犯性，直到俄罗斯帝国瓦解时为止。”（一八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会议记录）。

总委员会會議

三月十四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布恩、列斯涅尔、馬克思、米尔涅尔、普芬德尔、罗宾、塞拉叶、斯捷普莱、赫尔兹、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容格

宣讀并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書記(埃卡里斯)宣讀工联伯明翰委员会的来信，信中附有一个決議，表示希望总委员会竭力使法国人和德国人——协会会员——和解。①

公民馬克思宣讀紐約来信，信中报导說在那里成立了爱尔兰支部并且参加了协会。由詹姆士·奥·苏里万、約翰·达烏林、塞慕尔·卡万納、湯姆斯·雷洛尔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紐約委员会。約翰·德伏依是爱尔兰支部在紐約委员会的代表。

其次，公民馬克思通知說，在德国选举中我們全部失败了，倍倍尔例外，他击败了舒尔兹·德里茨。而后者也在柏林战胜了曼捷費尔。摩爾脫克由东普鲁士一个乡村选出。②

然后，罗宾先生提出建議，关于这项建議他已經預先通知过委员会，③即尽速在倫敦召开各支部代表會議。他認為有必要使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互会見，并就有关反对本国政府的进一步行动取得協議。也有必要把那些以协会名义活动但已不再是它的代表的人开除出协会。根据章程，代表大会應該每年召开，現在召开代表會議是需要的。同时也存在需要解决的組織問題。

公民米尔涅尔支持这项建議，認為应当討論它。

公民馬克思反对这项建議，他認為公民罗宾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巴黎的局势极不稳定。西萊，这位在巴黎住了二十年的国际会

員，遭到了街頭群眾的襲擊。根據報紙的消息，巴黎委員會曾決定，既然它用國際的名稱，那今後就要繼續保持它，但所有德國人，除了李卜克內西、雅科貝和馬克思外，都應該升除^④。委員會有必要知道情況是否如此。

公民恩格斯宣布說，需要召開代表會議的時機是會到來的，但是這樣的時機現在還未來到。公民羅賓沒有指出有些什麼組織問題要求召開代表會議。在法國我們的支部已經瓦解了。

公民赫爾茲認為，在產生了某種總委員會不能解決的問題時，才是（召開代表會議）的時機。

公民布恩同意（召開代表會議）的時機還未到。

公民塞拉葉說，巴黎各支部不能派代表來：它們還剛剛組織起來，而且大力在搞選舉。

公民羅賓堅持總委員會不能判斷其自身的活動，並說已到召開代表會議的時機。在戰爭前夕，巴黎各支部曾很快被組織起來了，而現在如果向他們建議派代表來，他們會同樣很快組織這件事。

公民米爾涅爾說，總委員會必須根除目前存在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

公民埃卡里斯指出，類似的情感只在巴黎存在着，而且馬上召開任何代表會議也是不可能。在巴黎人中具有充分影響的代表，如果能使巴黎人聽信自己的話，可能較快地幫助清除這種情感。

公民塞拉葉認為，在參加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之前，需要擺脫協會（在法國的）舊會員並成立新的支部。

公民馬克思指出，如果各支部要求召開代表會議，那麼委員會就有責任召開，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不錯，根據章程每年應該召開代表大會，但是如果召開代表會議，那麼一年就有了兩次代表大會，米爾涅爾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在德國，協會的許多會員在監獄里，而各支部又沒有派代表的經費。公民羅賓放棄了原先只就組織問題召開代表會議的思想。

公民羅賓答复說，協會有權監督委員會的行動並且委員會不應該逃避對它的活動的檢查。各支部之間存在着分歧，在每個國家里

協會會員都各自行動，因此為了制定共同路線代表會議是必要的。

(羅賓的)提議以多數對兩票被否決。

公民馬克思宣布說，在一家巴黎報紙上曾公布，彷彿聯合委員會通過決議：既然它用國際的名稱，它就繼續保持它，但所有的德國人，除了馬克思、李卜克內西、雅科貝之外，都應被開除。馬克思指出，雅科貝不是協會會員。他提議委託塞拉叶立即向羅薩爾*索取已刊登的會議記錄。

(馬克思的提議)被通過。

公民塞拉叶宣布說，他已就這事寫了信，現在正等待着記錄。他建議，如果這樣的決議真的已被通過，就解散巴黎支部，授權常委會在得到記錄之後進行這一工作並委任新人在巴黎組織支部。^⑤

公民赫爾茲支持(塞拉叶)的提議。

提議被一致通過。

公民塞拉叶通知說，他已在巴黎調查關於盧米特爾的使命，並查明沒人授權他出席總委員會。他千方百計地陰謀反對總委員會。多萊交給他的只是致杜滂的私人信。弗利克斯·庇亞正在誹謗總委員會。

然後，公民馬克思恢復了中斷的討論。他說尋找能對抗大陸軍事列強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強國正在重新扮演“神聖同盟”的角色，而英國是能夠對抗他們的唯一國家，但是，為此它就應該首先收回自己在海上的權利。沒收它們在中立國船上轉運的商品，只要幾個星期就能破壞它們的對外貿易，而那時德國資產階級就決不會象最近時期那樣好戰。這種軍事行動的方法比之一般戰爭是較為人道的。軍事列強通過巴黎宣言實際上對英國說，“你應該根據我們的意見，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意見作戰”。許多人表示反對武裝民船，但武裝民船是一種游擊隊，而這又不要求加強政府的權力。當巴特列爾鼓吹同英國作戰時，有人說美國沒有艦隊不能進行戰爭，但巴特列爾反對這種說法，不需要艦隊，只要武裝民船就足夠了。

* 大概是錯字，羅薩爾(Rochard)應是羅薩(Rochat)。——編者

对英国当前的統治者說来，他們有或沒有这种力量是无所謂的。但是他們不会永远統治国家，因而有必要使英国人民自己掌握这种力量，它可以利用这种力量造福于大陆各国的人民。斯圖亞特·穆勒是巴黎宣言的拥护者，但当他看到寄給他的某些文件以后，就立刻反对它。整个黑海會議^⑤都确认了这个宣言。在此以前，判麦斯顿和科拉林頓只是通过私人对这个問題达成協議。但是，看来宣言已被列入了昨天簽訂的協定議定书里。

公民恩格斯宣布說，他認為不需要过于詳細地談論，因为公民魏斯頓(他打算反对魏斯頓的意見)不在。至于巴黎宣言，那么公民馬克思已經指出，这个宣言只是私人協議。它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活动家和国会所承認，也没有人宣布它具有約束力。在一八六二年康威尔·李威斯曾宣布它是沒有約束力的。在一八六七年現在的德尔貝公爵在答复斯圖亞特·穆勒的質問時說，虽然它具有某种約束力，但自衛的利益較之任何义务都更为重要。宣言还没有被批准，而它的作用只是建立在一个大臣的私人信件上。它沒有約束任何人。这一点，从每次戰爭中各交战国彼此間簽訂它們互相承担的專門協定中可清楚地看出。但是，會議簽訂了議定书，規定今后凡是条約和協定在沒有得到一致同意廢除以前，都認為具有約束力。

法德戰爭証明，現代的堡壘已不足以防禦大炮的轟击，并証明要卫护堡壘本身就得依靠前方的炮台；某些数量的炮台打算修筑在波蘭。俄国不倦地繼續热衷于武裝，它的武裝力量几乎作好了战斗准备。電訊部队和衛生部队正在組織。把价值一千二百万英鎊的俄国公債投在英国市場已是过多了。这大概是俄国將要获得的最后的英国貨幣。在夏天結束以前，戰爭可能爆发——局势仿佛不是导向和平。

恩格斯在談到討論中的个别发言时，認為唯一的爭执点是，为了进行武裝干涉只有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够的問題。他(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公民魏斯頓的強烈語句。然后恩格斯再次指明說，英国人能够提供的军队不会超过三万人。仅仅在阿尔馬会战中有三万三千英国人参加，但是在克里米亞戰爭时期的这个数字在这以后就一次

也沒有达到过。这仅仅等于一个普魯士軍团，因此如果設想这样的軍队能够超过天秤盤的重量那是荒謬的。英国人在勇敢方面不弱于任何人，但是个人的勇敢精神在每个国家里都可遇見。然而，各个不同民族的士兵具有不同的性格而且它們的表現也不同。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在輕裝步兵方面是不能代替的，英国人在……*，但是英国統帥部却把英国人当作爱尔兰人使用，把爱尔兰人当英国人使用。英国軍队訓練制度如此的不完善和陈旧不堪，因此直到这次战争前，在奥尔德苏塔的士兵們甚至还没有履行过警戒部队的任务。

据說，要是十万名英国兵的話，就不会让自己被包圍在巴黎了。至于那些士兵，如同我們的志愿軍一样，能够擋得住这个进攻嗎？在法国，这样的士兵是很多的，只要他們是在那些蠢才和英国賊領導之下，那怕有四十万英国士兵也好，这些英国兵和法国兵一样都会在巴黎被包圍起来。

最后，恩格斯說，在相等的条件下英国不能同大陆列强进行战争，誠然，我們不該期望这点。一个英国士兵一年要花費一百英鎊，而一个普魯士士兵只三十英鎊。因此普魯士用同样的錢可以比英国多供养兩倍以上的士兵，所以后者完全无力与軍事列强匹敌，應該相信，任何时候都不打算这样作。

在討論开始时提出的提案第一点和第二点被撤消了。一致通过第三点，其内容是：

“当英国不能重获其發揮有效的軍事实力即海上力量的自由时，它仍不能够既有效地干預大陆事务，又能自衛不受大陆国家的軍事压制，而重获这种自由的唯一办法是放弃巴黎宣言”。

然后，公民赫尔茲問，是否把爱尔兰問題当作理論問題或組織問題来討論，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延期討論它。

公民布恩建議下次討論爱尔兰問題，但他本人还不想就這個問題开始討論。

* 在原文中空白。——編者

公民馬克思說，這自然是個實際的問題，特別是在戰時，而現在當我們有了愛爾蘭支部時，研究這個問題是必要的。

公民赫爾茲（說，他）不相信（愛爾蘭同英國）脫離。

公民布恩表示不同意魏斯頓的意見，魏斯頓把愛爾蘭人利用英國政府所處的任何困難的想法稱為下賤。但是總委員會應該商討如何進行並作出決議。

公民馬克思說，這是英國內部的階級關係問題，當英國工人和愛爾蘭工人之間存在着分裂時，統治階級就能夠把他們鎮壓下去。

通過決議，把愛爾蘭問題的討論提交（下次總委員會會議）作為第一項議程，而土地改革協會綱領作為第二項議程。

公民赫爾茲預先通知說，他打算把英國支部成立的利害得失問題提出討論。

會議在十一時結束。

注釋：

- ① 寫信的人指的是流傳在英國報刊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捏造）的關於巴黎工人的沙文主義的言論的報導。
- ② 指德意志帝國第一屆帝國國會的選舉，它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一日開幕。
- ③ 見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總委員會會議記錄。
- ④ 馬克思敘述他在前一天或是當天所收到的卡·卡烏布來信的內容。（該信刊在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六七頁）資產階級報刊上的報導都是些挑撥性的捏造（見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一日總委員會會議記錄）。
- ⑤ 常委會或小委員會是總委員會的執行機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並解決總委員會活動中的各種日常問題。
- ⑥ 指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七日至三月卅一日在倫敦召開的有關修改巴黎和約問題的會議。

总委员会會議

三月廿一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哈里斯、科尔布、列斯涅尔、馬克思、
米尔涅尔、普芬德尔、罗宾、塞拉叶、斯捷普莱、湯斯
亨德、魏斯頓、赫尔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容格。

宣讀并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公民馬克思宣布說，在上次^①會議進行討論時疏忽了下列情況，即当战争爆发时，曾把不可能在巴黎或美因茲召开代表大会的信寄给了所有大陆各支部，而所有回信的支部都請委员会自己选择召开当前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②

公民罗宾說，在巴黎沒有收到这封信。

(討論)巴黎来信。

公民塞拉叶(通知說，他)收到了巴黎的回信。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德国人的消息是报纸捏造的。不論在联合委员会里，不論在各支部都沒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事件。^③

公民馬克思提議把下列声明送交各报：

“英国报刊上流傳了一个消息說，仿佛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會員們宣布从国际中开除所有德国人，而和反德联盟一鼻孔出气。这项消息与事实显然不符。不論我們协会在巴黎的联合委员会，不論它所代表的巴黎各支部的任何一个，任何时候都沒有提起过类似的決議。所謂反德联盟，它一般是存在着的，其活动是操縱在貴族和資產階級手里。它是由騎手俱乐部发起而产生的，并且由于受到学院、交易所、某些銀行家和工厂主等对它的支持而繼續存在。工人

* 在原文中注明三月十四日的日期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亲笔修正，把十四改成廿一。——編者

階級任何時候都同它沒有任何關係。這種誹謗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還在最近的戰爭開始以前，它們就曾企圖使國際變成代人負罪者，由國際承担一切不愉快的事件的責任。而現在又在採用同樣策略。例如，當瑞士和普魯士的報紙在宣布國際是使蘇黎世的德國人受到侮辱的罪人時，而法國的報紙，如‘Courrier de Lyon’（里昂郵報）、‘Courrier de la Gironde’（吉倫特郵報）、巴黎的‘自由’報等，却正在報導‘國際會員’在日內瓦和伯爾尼在普魯士大使主持下舉行某種秘密會議，在會上好象制訂了把里昂交給統一了的普魯士人和國際會員共同掠奪的計劃。”

（馬克思的）提議受到支持并被一致通過。^④

公民塞拉叶通知說，前幾天在“巴黎日報”的一篇論文中曾報導說，仿佛有一個住在柏林的國際主要領導者曾向巴黎寄出了一封寫給塞拉叶的信，信中抱怨巴黎的國際委員關心政治過多，而不去從事於勞動組織，這才是國際原來的宗旨。過了一兩天，公布了馬克思的信，好象是他從倫敦發給巴黎的塞拉叶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二月廿四日，其實，塞拉叶他在十九日已到倫敦并在當天見到了馬克思。同時公布了偽造的他回答馬克思的信，結論好象說，時間還沒有到。

塞拉叶（通知說，他）也收到了巴黎來信，從信中可以看出，蒙馬特爾事件並不象報上所斷言那樣是兩萬群眾的突然爆發的。^⑤在那裡活動的有國民軍二百十五個營，每營一千五百人，從其中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常備軍的士兵們同國民軍的士兵們攜手了。在大多數區里國民軍有組織得很好的區委員會。有一個法國俘虜寫信到巴黎說，他到過來比錫國際支部并得到親切的接待。

公民馬克思宣布說，不僅是關於開除德國人的決議，而且在“巴黎日報”上公布的信都是捏造的。為此，他已經寫信給“泰晤士報。”^⑥

馬克思收到來比錫的來信，信中報導說，一般認為，倍倍爾不會被釋放，因為總檢察長反對。

公民杜滂從布列斯特收到了兩份內容豐富的報告，他已把報告

交给了他(馬克思),他将在下次会议上报告其中的内容。同时还收到了两塞塔(在瓦尔省)的来信。公民巴斯捷里卡在那里组织了支部。这个支部的通信員埃·普林納請求杜滂把用总委员会名义发布的宣言寄去,以便鼓励支部的会员。

通过决議,授权公民杜滂把用总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寄給支部。

公民容格宣讀公民斯捷普萊收到的信。信中报导說,在馬龙的协助下,为自由主义者及战争死亡者的孤儿們成立了儿童之家。这是法国第一所这种类型的非宗教性教育机构。^⑦

然后,公民恩格斯叙述巴黎的情况。他說,塞拉叶已經提到过的在这个星期收到的巴黎来信說明了以前不了解的情况。过去的印象是,仿佛有些人突然夺取了几門大炮并把它們保管起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通信員都異口同声地断言說,必須使用强力反对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作事太顛預,还要待机而动。从我們巴黎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說,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軍士兵們出錢制造的并希望由自己亲保管它們。在选举以后他們明白了,在那种已被选出来的議会成分中,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况的。后来,普魯士人进攻巴黎时,大炮就被轉移到城市的另外地方,以便在普魯士人可达到的范围以外保护它。其后政府对他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企圖夺取国民軍手中的大炮。奥列尔·德·巴拉丁被任命为国民軍的总司令和警察总長。^⑧在拿破崙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隊長并且是虔誠的宣教师。根据奥尔良的主教杜邦里的命令,他在教堂里执行了五小时的宗教上的贖罪礼,可是他的軍队在同德国人作战中仍遭到失敗。在政府心目中这项任命沒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当时,国民軍已准备好抵抗。二百六十營中有二百五十營的士兵們和軍官們共同組織了中央委员会。每連选出一名代表,由代表組成区委员会和街委员会,然后再选出中央委员会。

二十个区中只有五个区沒有选举代表。当議会迁到凡尔賽时,政府就企圖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和夺取他們的大炮,打算利用剛进入巴黎的由維奴阿率領的軍队。在一八五一年的国家政变时,正是在

他的指揮下士兵們槍殺了街道上的群眾。在清早，軍隊曾得到了部分的成功，但當國民軍發現了所發生的事情時，它就奪回了大炮，而士兵們同人民携起手來。現在城市已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沒有轉到人民方面來的軍隊已被調回馬賽*去，而議會還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們，雖然沒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其中沒有費利克斯·庇亞以及類似他這樣的人物），不過在工人階級當中都曉得他們。在委員會里有國際的四個成員。

公社必須在最近時期內選出來。公告說，必須保證出版自由，但這不是對腐朽的波拿巴派報刊而言。在通過的決議中，最重要的是，預備和約應該遵守。普魯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讓他們站在鬥爭之外，成功的機會就會多了。

公民塞拉叶通知說，在星期日早晨海軍陸戰隊第四團從土倫到了巴黎。他們並沒有執行槍殺人民的命令，反而開到了市政廳並宣布他們擁護革命。水兵是政府唯一可用的老兵。萊孔特也被自己的士兵擊斃，這就是那位在一月里下令射擊在市政廳前的婦女和兒童的將軍。^⑨

克萊孟·湯姆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對人民實行血腥鎮壓的那些將軍之一。“槍斃這個壞蛋！”這就是他的口令。在被圍時期，他指揮過比里維爾區的國民軍並在巴黎散布謠言，說比里維爾國民軍的士兵們把自己的錢都用於狂飲，並說士兵們不願意作戰，因此在國民軍和軍隊之間播下了不和的種子。他們相互罵對方為和平的擁護者並且一見面就開始互相射擊。克萊孟·湯姆出賣了比里維爾區人民和士兵。蒙馬特爾為他們復了仇。^⑩

然後，公民赫爾茲宣布自己打算在 East-End（東區——譯者）組織國際支部。他認為必須採取某種措施表示對巴黎的同情。

埃卡里斯提議，要採取措施，同星期三在威靈頓——音樂廳由共和黨人召開的群眾大會取得聯繫。

公民馬克思建議，派遣由魏斯頓、赫爾茲、容格和塞拉叶組成

* 記錄上顯然寫錯了，應該是“凡爾賽”。——編者

代表团，去参加群众大会，并号召与会者对巴黎运动表示同情。

公民哈里斯支持这个建議，并通知說，星期五將在 Old Street (旧街——譯者)的 Hall of Science(科学宮——譯者)举行另一次集会。

公民魏斯頓和公民米尔涅尔发言拥护所提出的建議。

(馬克思的)建議被一致通过。

公民馬克思建議，鑒于時間已晚，延期討論愛爾蘭問題。

公民魏斯頓認為，如果在巴黎事情进行得很順利，也可能在热烈的星期五举行同情示威游行。

通过決議，把這個問題延期到下次會議討論。

主席：約翰·魏斯頓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茲兒指羅賓提出關於緊急召開国际代表會議建議的討論。
- ②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曾決定于一八七〇年召開下屆代表大会，而以巴黎為地點。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七日總委員會“注意到，在法國保存現有制度的條件下，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召開”(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一冊，第三百八十一頁)，決定於九月五日于美因茲召開代表大会。同見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給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信、一八七〇年八月二日給約·菲·倍凱爾的信、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給謝爾曼·容格的信和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委員會的決議。(馬恩全集，第廿六卷，第六十三至六十八頁)。
- ③ 見三月十四日會議記錄。
- ④ 聲明刊登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三日的“泰晤士報”上，一七八一年三月廿五日的“東方郵報”和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九日的“Volksstaat”(“人民國家報”——譯者)。(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冊，第二百七十八至二百八十頁)。
- ⑤ 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在蒙馬特爾發動的巴黎無產階級起義。
- ⑥ 馬克思這封信的內容，登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二日的“泰晤士報”第九頁上(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国际，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二十九頁)。

-
- ⑦ 見塞拉川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廿九日致夫人信（向前書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七十四頁）
 - ⑧ 被任命為警察局長的不是奧列爾·德·巴拉丁將軍，而是瓦朗丁將軍。在恩格斯的發言紀錄里有一點錯誤，在下次一八七一年三月廿八日委員會會議上由他加以糾正。（參閱本書下面譯文）。
 - ⑨ 指一八七一年一月廿三日巴黎工人的示威遊行。
 - ⑩ 克萊孟·湯姆將軍也同萊孔特將軍一樣，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被轉到起義人民方面來的士兵們所籠罩。

總委員會會議

三月二十八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委員會)委員：布恩、哈里斯、康恩、科尔布、盧克拉夫特、列斯涅尔、馬克思、米尔涅尔、摩特尔斯海德、普芬德尔、罗宾、斯捷普莱、湯斯亨德、魏斯頓、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魏斯頓

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公民恩格斯指出，在他的發言記錄里有一點錯誤，把奧列爾·德·巴拉丁將軍和瓦朗丁將軍混為一個人。擔任警察局長的是瓦朗丁^①。然後，他對“東方郵報”在刊印報告時的疏忽大意，表示不滿。標點符號點得如此之壞，以致全部弄錯了。

在布恩、容格、哈里斯、摩特尔斯海德發表一些意見之後，記錄被批准。

公民馬克思通知說，為了答復巴黎委員會的信，公民塞拉叶已被派赴巴黎^②。他(馬克思)給了塞拉叶五個英鎊，這筆錢是當作由總委員會支出的貸款。

其次，馬克思宣布說，他在泰晤士報上刊登的關於在許多報紙上登載過的偽造信件，受到波拿巴派“自由報”新聞記者馮維爾的歪曲。在最近一期的“泰晤士報”上刊登的信里，馮維爾攻擊了(國民軍)中央委員會，斷說馬克思似乎曾公開宣布過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委員是屬於國際的，他們全都是冒名者^③。其實，他(馬克思)只是說那封在“巴黎日報”上刊登又轉載在“泰晤士報”上的信是偽造的。眾所周知，在中央委員會里有國際的委員。

公民米尔涅尔提出并得到公民容格支持的建議，支給公民塞拉叶五英鎊的路費。

一致通過。

公民馬克思通知說，普魯士政府已完全取消了对我們德国同志的起訴，但属于国际者例外。国际希望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因此国际的参加者就被看作是国家的叛徒。根据这个罪名，維也納人曾受到审讯并被判处長期徒刑，虽然在目前他們已被釋放了^④。李卜克内西的律師* 認為，他們都將被宣告无罪。同馬克思通信，也被認為是叛国。他……**

公民容格报告(委员会的)代表团出席威灵頓·音乐厅群众大会的情况。他只听到奥杰尔发言的一部分，从发言判明：打算建立类似中央共和俱乐部的組織。就这方面通过了決議，而且威德提議(在“共和国”一詞)上加上“社会民主”兩個字。投票贊成这点补充的有二十六人，反对的有五十人。然后，赫尔茲代表代表团发表演說。塞拉叶受到热烈欢迎。一致通过決議，对正在斗争中的巴黎工人表示同情。

公民容格出席了倫敦东区两个不大的集会。在两个集会上他建議組織国际的地方支部。相应的決議也被通过了，看来，与会者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不論在哪个集会上討論都被推延了。赫尔茲出席 Hall of Science 的群众大会。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說，他同奥杰尔談过話，看来奥杰尔打算把自己的綱領仅仅局限于要求普通的共和政体。他(摩特尔斯海德)不愿用英国宪法換某些共和形式。布列德劳在星期五也发表了長篇演說，并且他的全部希望是廢除一七〇一年法^⑤。

公民容格認為，不應該去妨害那些沒有向我們靠攏的人。普通的共和制度所帶給英国的好处在英国較之外国更多，因为英国工人階級較为成熟。

公民哈里斯認為，假共和的宣傳会阻碍工人运动的成長。社会改革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應該建立起政治的上层建筑。

* 在原文中写成“Council”(委员会)，應該是“Counsel”(律師)。

——編者

** 在原文中空白。——編者

公民魏斯頓对群众大会上有这么多人投票贊成社会民主共和国，沒有一个人反对一般的共和国，表示滿意。

公民恩格斯說，問題不是在于我們是否支持共和运动，而是在于目前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把它引上我們的軌道。象彼得·泰勒等不超出共和国的要求的人是有的；但必須注意到，君主政体的消灭將会引起国家教会、貴族院和許多其他机构的消灭。任何共和运动都不能在英国发展起来，也不能轉变为工人階級的运动，倘若現在出現这样的运动，應該了解，它將如何繼續发展。在我們的理想得到实现之前，必須建立共和国。我們應該注意共和运动，并且国际的會員應該参加这个运动，竭力給它指出方向。如果它帶有了資產階級的性質，即將变成朋党。工人階級不能不同所有这些已經建立起的組織断絕关系。

公民哈里斯指出，在美国沒有国家教会，然而那里的工人階級的生活同英国一样坏。

公民恩格斯說，在美国压迫并不次于英国，可是共和制度給工人階級更大的鼓动余地。在人口稠密的各州，工人运动已組織起来，但是，广大面积的未移住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加强。

公民馬克思确信，任何的共和运动都不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当然，当前运动的密謀首領們(暗中操縱)也沒有抱着这样目的。

根据摩特爾斯海德的提議，批准了代表的报告。

然后，公民馬克思提議发表告巴黎人民宣言。

公民哈里斯支持这个提議。

一致通过。

公民康恩提議，由公民馬克思起草宣言。

公民哈里斯支持这个提議。

一致通过。

公民哈里斯通知說，“星期日同盟”送来交納房租的要求。

公民恩格斯提議繳三个月的房租并听取关于剩下的欠款賬目。

摩特爾斯海德支持这个提議。

一致通过。

总委员会會議在十一点結束。

主席：約翰·赫尔茲

書記：約·乔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見三月二十一日的記錄。
- ② 塞拉叶在三月二十九日到巴黎（見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他給夫人的信）。
- ③ 馮維爾的信刊登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泰晤士報”上，該信對公社和馬克思進行了粗暴的污蔑性的歪曲。
- ④ 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奧貝爾汶德爾、摩斯特、安德烈·謝依及其他諸人在一八七〇年七月被判長期徒刑，在一八七一年初根據霍亨瓦特宰相宣布的大赦獲釋。
- ⑤ 指一七〇一年王位繼承法。

总委员会會議

四月四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布恩、哈里斯、康恩、列斯涅尔、米尔涅尔、摩特尔斯海德、普芬德尔、罗宾、呂尔、湯斯亨德、魏斯頓、赫尔茲、埃卡里斯、容格、恩格斯、馬克思*。

主席：公民赫尔茲

宣讀并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討論)來往信件。

收到用德文写的旧金山來信，請求把英文的“国际”章程及其他文件寄去。信轉給了駐美国的德国通訊員。

公民恩格斯宣讀安特衛普支部書記的來信，报导說，雪茄工人不久前成立了聯盟并同荷蘭、德国和英国的雪茄工人通了信。这不合乎老板們的口味，而他們也組成自己的聯盟，对工人們声明說，如果工人不解散自己的同盟，老板們就要实行同盟停业。工人們一致拒絕屈服这样的要求，現在已有五百人流落在街头，我們一共有六千法郎，但是，用这笔錢养活这么多的人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因此他們向总委员会求援。

公民康恩通知說，为了組織能处于国际影响之下的雪茄工人聯盟，一八六八年他去過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而他十分順利地完成了這項任务。在布魯塞爾只有四个人沒有加入聯盟，在安特衛普有四十九人。在列日及其他地方聯盟把全体雪茄工人都吸收進來了。根据比利时雪茄工人的倡議，在荷蘭也組織了聯盟。所有这些雪茄工人聯盟都属于国际。

不久前，住在倫敦的一百左右比利时人成立了协会并且每星期

* 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名字写在馬克思的筆記里。——編者

要向那里繳納會費。這不過是支付兩個英鎊作為安葬費的慈善協會，可是當老板們知道了這一點，他們就開始解雇那些拒絕退出聯盟的工人。罷工似乎總是由國際組織的，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比如某次在戰爭前夜，工人們準備罷工，但是“雪茄工人”的倫敦協會寄給了他們一封得到國際贊同的信，信中建議放棄罷工。工人們甘心願意地接受了這個勸告。

上星期三從安特衛普來了一封信，而在星期一晚上召開了（倫敦雪茄工人協會）的特別會議，在會上以多數對三票通過了寄給安特衛普一百五十英鎊的決議。這並沒有使協會的資金耗盡。住在倫敦的比利時人寄了二十英鎊，因此再加上安特衛普工人所有的二百四十英鎊就成為一笔很不少的款項了。被同盟歇業解雇了的工人每星期可以得到五十法郎的津貼，但是因為他們有五百人，所以這筆錢維持不了幾個星期。在利物浦有些社團，還可以有所作為，而且現在境況較好的制烟工人，同樣能收集一些錢。

老板的同盟的秘書到荷蘭去招募勞動力，但工人到處拒絕。如果工人們能支持五、六星期，那老板們將被迫退步。總委員會的職責是幫助工人。工人們決定不給警察進行干涉以任何借口，因此決定在街上只是單個行走。他們所想要的不是捐款，而是借款。

公民恩格斯提出建議，把通知書寄給職工協會並派代表團到那里。

·公民康恩支持這個建議。

通過。

委員會決定印一百份通知書。

公民恩格斯通知說，馬克思收到了一封給杜澇的加里福尼亞的來信和李卜克內西的來信，這些信將在下次會議上宣讀。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海普涅爾在隨傳隨到的條件下被釋放了^①。布倫瑞克的囚徒們被釋放了，因為預審當局沒有找到任何證據來進行法庭審訊^②。俾斯麥的報紙提出的對殺人罪及其他罪行的起訴都是偽造的。

公民赫爾茲報告說，星期四他出席了在“貝德那爾—克林”的

哈德巷的“威爾士太子”酒店所召開的集會，在這個集會上組成了國際支部。在星期日下午“伊麗莎白街”的“Good Intent”（善意酒店）酒店舉行的另一次集會上也組成了國際的地方支部，有三十人參加，其中有八名婦女。他們選出了負責人以及一名出席（總委員會）的代表。在兩次集會上，決議都被一致通過。

公民恩格斯說，鑒于在巴黎發生的事件，公民馬克思認為在目前發表宣言是不適宜的。

一致贊同這個意見。

委員會會議在十一點結束。

主席：湯姆斯·摩特爾斯海德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海普涅爾是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被釋放的。
- ② 指在布倫瑞克—沃芬堡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布拉基、邦霍斯特、斯庇爾、科茵和格拉列。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他們因委員會在九月五日公布了“告德意志工人書”——反對吞併阿爾薩斯—洛林、主張同法蘭西共和國簽訂光榮和約而被捕。

总委员会會議

四月十一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布列德尼克、哈里斯、康恩、列斯聶尔、
米尔涅尔、摩特尔斯海德、斯捷普萊、湯斯亨德、魏斯
頓、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馬克思^①和普芬德尔因病未出席。

主席：公民摩特尔斯海德。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討論)来往信件。

布列斯托急进主义者协会秘书匯来价值三先令的邮票作为帮助
德国政治犯的基金，并因情况困难不能寄更多的錢来而表示遺憾。

磚石工人联盟的秘书带回了全部募捐名册，并且指出，从事該
項生产的(工人們)境况非常困难。

公民斯佩尔丁从 Hern Hill (蒼鷺山)来信請求給他一些关于协
会的文件和情报。

委託書記复信并將材料寄去。

書記(埃卡里斯)宣布，他已經給各职工会分送了七十多件通知
书，他并且建議在需要时选举一个代表团。^②

公民康恩通知說，雪茄工人已經选出了八个代表，并且此地的
比利时人表示愿意陪他們一起去；因此只要有总委员会一位委員加
入代表团就行了。

一致通过決議选举書記(埃卡里斯)(加入代表团)。

公民康恩宣布說，他收到了一封布魯塞尔的来信，信中說，由
于二十三个工人的罢工，所有三百名工人都已被解雇。来信人說，
工人們現在有一万六千法郎，并且請求貸款四百英鎊。安特衛普有
五百人被解雇，可是他們仅仅要求一百五十英鎊。这儿有些迷糊不
清。倫敦的雪茄工人协会已經給布魯塞尔和安特衛普去信了，但是

还没有得到回信。今天的报纸都在报导說国际的(支部)打算达成協議，然而企业主們拒絕和它打交道。

公民恩格斯报告說，西班牙发生了几起罢工^③。他同时宣讀了“人民国家”报上的一篇巴塞罗那通訊，并做出結論說，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已經遭到了失敗，但是在各省議会的选举中却取得了胜利，在巴塞罗那，只有五个君主主义者当选，而共和党人当选的則有七人，并且其中有兩個是国际的會員。共和党人在市政选举中的胜利已經有了保証。卡斯忒拉及其拥护者受到了无情的批評。其拥护者之一，享有社会主义者声望的毕-依-瑪加尔曾建議对日工的工資征稅。在馬德里，正借助于公众集会和小册子进行着积极的社会主义宣傳。公民恩格斯指出，看来，这篇通訊的作者要比那些在报纸上宣傳拒絕政治活动的人所作的判断远为合理得多^④。

最近五个月来住在来斯德的公民布列德尼克宣称，来斯德的工人要比倫敦的工人远为急进得多，共和主义的信念在他們中間广泛地傳播着。已經有三个工人被选入学校委员会中，并且有可能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將工人选入国会。布列德尼克本人完全沒有参加运动，因为他沒有确定的工作，而且也不知道会在来斯德停留多久。在他看来，可以在那里組織支部。

公民恩格斯說，他还應該报告一个事实。在最近时期，出版物上充滿了有关协会曾經作过一些荒唐事迹的胡說。一家巴黎的报纸在报导这些事迹时提到的最要紧的一件說，馬克思似乎在一八五七年曾經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⑤。

恩格斯又說，不能不对巴黎的事件有所表示。当国民軍中央委员会进行領導时，事情进行得很好，但是在选举以后却只是空談而不行动。在凡尔賽还軟弱的时候，正應該行动起来反对它，然而有利的时刻被放过去了，而現在，看来，凡尔賽正占着上風并在压制巴黎。人民是不会老是忍耐着註別人把它引向失敗的。巴黎正在喪失着土地，几乎是无益的耗費着自己的彈药，吃尽自己的糧食。当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着以前，用絕粮的办法是不能使巴黎人就范的。法佛勒已經拒絕了普魯士人的帮助^⑥。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战斗，四

天就結束了，因为当时工人沒有大炮。現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結束的。路易·拿破侖修建了寬广的街道，原来为的是可以用大炮来扫蕩街上的工人，然而現在这种情况却便利了工人，他們將用大炮来扫蕩街上的敌人。工人有廿万，与过去所有的起义比較起来，他們都要組織得好得多。但是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經不象兩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以为，斗争將不会在几周之內結束。在今后五六年之內，法国將經常处于革命的状态中。巴黎應該把全国爭取过来。

公民米尔涅尔說，总委员会必須表示自己的意見。共和主义联盟已經发表了一項宣言，正确地叙述了情况。它正等待着其他人来表示意見。

公民康恩建議將討論延緩到听完出席會議的代表团的发言以后再進行。

建議被通过。

然后公民奥尼維尔以国际民主协会代表团的名义发言，他宣布，国际民主协会为了表示对巴黎工人的同情，將在下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并請求总委员会协助，使大会能夠順利地进行。民主协会打算发表兩項宣言：其一——告巴黎公社，另一个——告英国人民。它同时希望了解一下总委员会能否給予金錢上的帮助。

代表团团员公民莫萊宣讀告英国人民宣言草案。

主席(摩特爾斯海德)宣布，在同意合作之先，总委员会應該了解各項決議的內容。一般說来，他贊成十之八九都是根据事实草拟的宣言的內容，但是他認為宣言應該精簡些而且提得尖銳些。我們不僅要以內容的广泛，而且要以自己的观点的明确作为特色。

代表团团员公民海洛說，決議都將在星期五代表們集会时准备停妥。

主席(摩特爾斯海德)：問題可归結为三点：(一)协助組織群众大会，(二)給予金錢上的帮助，(三)草拟宣言。

公民米尔涅尔建議选出几位代表，以便(和协会)进行合作。

公民容格認為贖下的時間太少了，群眾大會在總委員會下次會議之前就要舉行了。宣言中不需要提到資產階級。

公民拉薩西認為宣言中應該把這種思想表達出來，即巴黎人民有起義的權利，有實行城市自治的權利，有拋開國家宗教的權利和解散常備軍的權利。

公民埃卡里斯（說，他）不相信這個合作的請求，因為它只是在最後一刻，即當其餘一切都已經決定好了的時候才提出來的。為了要好好地舉行一次這樣的大會，就必須先同各個組織商量商量，然後再決定日期。他贊成大家一起努力來促進大會的成功，但是反對由總委員會自己來負擔組織大會的責任，也反對替大會可能發表的那些文件負責。

公民恩格斯同意埃卡里斯的看法，並且詢問為什麼國際民主協會過去不與國際接近。最近國際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責難，國際民主協會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公民奧尼維爾說，幾年以前，民主協會曾經加入過“改革聯盟”，但它原來是個騙人的東西。根據民主協會所掌握的那些關於國際活動的情報來判斷，協會就會認為國際作得太不夠了。公民奧尼維爾引用了盧克拉夫特在幾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在他看來，這些演說是太過於溫和了。

公民魏斯頓說，他只是在上星期五才知道要舉行群眾大會的事。大概總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已經知道了報紙上所流傳的關於民主派內部分裂的報導了；這個報導也迫使他要積極參加（大會的准备工作）。總委員會應該運用自己的全部影響來保證大會的成功；如果總委員會不這樣做，這便是胆怯的表現。魏斯頓建議總委員會與民主協會合作並且和它一起來擬定各項決議和宣言。

公民哈里斯對（宣言的作者）打算承認革命這一點表示滿意，並且支持（魏斯頓的）建議。

公民康恩認為，合作應以派一個由三至四人組成的代表團去出席海德公園的群眾大會為限。

公民米爾涅爾建議選一個代表團去出席將要在星期五舉行的代

表會議。

公民湯斯亨德支持這項建議。

主席(摩特爾斯海德)不同意胆怯的責難，並且說，尽管在許多問題上他与盧克拉夫特有分歧，但是，當我們中間許多人還只是在夢想着民主的時候，盧克拉夫特已經在為民主而鬥爭了，他无可疵議地是個正直的人。

公民布列德尼克說，為參加示威運動的准备工作而留下的時間太少了，他提出下述修正案：總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利用自己的影響來促成示威運動的成功，但是沒有必要派代表去參加示威運動。

公民埃卡里斯支持這項建議。

與會者中間的某些人以為通過這項修正案就等於否決了米爾涅爾的建議。

主席(摩特爾斯海德)宣布說，這項建議只是一項修正案而決不是決議的否決。

修正案以六票對五票通過。

然後主席(摩捷爾斯海德)將原先的決議提付表決，它為多數票所否決。

主席：赫·容格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尽管長期患病，馬克思此時正在加緊埋頭寫作“法蘭西內戰”。直到今天才公布的為這本書所作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占了整整一卷（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三卷（VIII）），同時參看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和十七日給庫格曼的信（參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三四——一三五頁），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給丹尼爾遜的信及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三日給女兒們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廿四卷一〇五、一〇八、一二一、一二二頁）。
- ② 這兒指的是呼呼幫助被解雇的比利時雪茄工人的通知書（參閱本書四月四日的會議記錄，見第32頁）。

- ③ 參閱恩格斯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九日給埃卡里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廿六卷一〇八——一〇九頁）。
- ④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寧主義者。
- ⑤ 這個捏造登載在“La Province”（“外省報”——譯者）報上（參看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日左右寫給李卜克內西的信）（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第一三二——一三三頁）。
- ⑥ 恩格斯大約指的是法佛勒一八七一年四月十日在凡爾賽國民議會上的演說。法佛勒企圖維護梯也爾政府，使其免于遭受因與俾斯麥締結聯盟而受到的責難，他在這個演說中宣布說：“政府經常拒絕德國政府提議要給予它的援助”（“國民議會年鑑”，第二卷三六八頁）。這個聲明的虛偽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點也沒有懷疑過（參看本書第一〇三——一〇四頁馬克思的發言）。

總委員會會議

四月十八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布列德尼克、哈里斯、科尔布、馬克思、
米爾涅爾、普芬德爾、羅賓、沙德勒、魏斯頓、赫爾茲、
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容格。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討論)來往信件。

(報告)收到牛津共和主義俱樂部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印好了的該俱樂部的綱領。俱樂部請求寄給它一些情報和文件，希望根據這些文件可以判斷國際的宗旨，以便俱樂部能以象它所預想的那樣為了共同事業的利益而與國際合作。

委託書記(埃卡里斯)回信並將文件寄去。

(報告)收到倫敦排字工人工會秘書的來信和一份通知書，通知書中說，將在(四月)廿六日晚上接見關於安特衛普解雇事件的代表團。

公民恩格斯通知說：收到了一封馬德里的來信，信中請求給紡織工人的罷工以援助。

委託書記(埃卡里斯)就此事與曼徹斯特方面進行聯繫。

恩格斯又報告說，為了表示對公社的同情，德國正在舉行許多集會^①。

公民馬克思宣布，普魯士的警察正在等候他到德國去，並且準備逮捕他^②。

在巴黎，塞拉葉和國際的另外一些會員已被選擔任公社中的空缺職位^③。

公民容格宣布，那位代他轉交信件給塞拉葉和羅夏的婦女從里爾給他寫來一封信，說是他們兩個人整整三個晚上都沒有從市政廳

回家，因此她沒有看到他們。不过，当她有更多時間的時候，她將回到巴黎去，并且要到市政厅去拜訪他們。

公民魏斯頓报告說，倫敦的報紙上出現了下面这样一封电报：

“国际工人协会”公布了下列声明：

“鑒于公民托倫已被选人国民議會以求在那里代表工人階級，因而他已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階級的事业，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已將其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并且建議倫敦总委员会批准这个決議”④。

在海德公园的大会上，公民魏斯頓認識了一位名叫理查的，他那儿有許多法国和德国的報紙，并且他对革命表現了很大的热情。他自称是协会会员，但是因为星期一他要到諾丁汉去，魏斯頓沒能邀請他来參加星期二的总委员会會議。他在展覽会工作。

公民赫尔茲向总委员会介紹在哈克尼路上的区組織代表公民沙德勒。

公民赫尔茲提出一項接納沙德勒(加入总委员会)的建議，恩格斯支持這項建議。

建議被通过。

公民赫尔茲报告說，貝特那尔-格林的区分部，已經任命公民布列德尼克为自己的書記。

在談到关于托倫的报导时，公民容格怀疑总委员会是否應該仅仅根据報紙的报导来着手处理這個問題。

公民罗宾表示意見說，这件事一般說来与总委员会无关，因为巴黎支部本身有权开除自己的成員。只有在托倫企圖成为其他某个地区协会会员时才有采取行动的必要。

埃卡里斯认为，只有在托倫上訴的情況下，总委员会才有必要来研究這個問題。

公民魏斯頓认为，由于托倫是个有名的人物，因而他的問題也就多少与其他类似的問題有些区别；但是(魏斯頓)依然认为仅仅根据報紙的报导来行动是不正确的。

公民恩格斯說，如果報紙公布的消息帶有正式的性質，那就应

該將其列入記錄中。

公民馬克思說，如果消息是公布在一家法國報紙上並且巴黎委員會請求批准這項決議，那麼這樣做是必要的。托倫是應該加以斥責的。因為許多人現在還把他當作是國際的代表。

馬克思發言以後通過一項決議：如果英國的電報發現是正確的，總委員會將批准從國際中開除托倫並且公布自己的決議。

公民赫爾茲宣布，為了安排幾次群眾大會（在這幾次大會上成立了國際的兩個區支部），他用掉了四先令六便士。

根據公民恩格斯的建議，（馬克思支持），一致通過償還這項費用的決議。

公民米爾涅爾詢問總委員會是否認為有必要就巴黎的情況發表某種宣言。

公民容格認為有必要，但是他說，由於與巴黎缺乏直接的聯繫，總委員會所掌握的只是一些不真實的報紙上的報導。

公民馬克思說，在目前情況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整個國際發表一項關於鬥爭的一般趨勢的宣言。

公民魏斯頓希望總委員會有所表示。可以用一般聲明的方式草擬一項決議。

公民馬克思認為可以這樣做，然後再發表宣言。

公民米爾涅爾希望總委員會能就當前的鬥爭表明自己的意見。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話，總委員會將會喪失自己的威信。

公民哈里斯說，倫敦的報紙可以從巴黎得到材料，而總委員會却不能。這些報紙的社論比通訊還要壞些。

公民米爾涅爾提出一項得到公民沙德勒支持的決議，但是因為已經是夜間十一點半鐘了，所以只能把這個問題提交下次會議，並且作出決定將最先討論它。

會議在十一點卅五分結束。

主席：赫·容格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恩格斯指的是柏林、易北菲爾德、阿爾托那、漢諾威、漢堡及其他地方的工人集會。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國際倫敦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在公社存在期間，德國的工人們會不斷地在集會上和自己的報紙上宣布自己與巴黎的革命者團結一致”。（“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一〇四頁）。
- ② 這些消息是馬克思通過庫格曼從約翰·米凱爾那兒得到的（庫格曼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給馬克思的信；參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四一——一四二頁上馬克思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給倍斯萊的信）。
- ③ 塞拉叶被公社選入勞動與交換委員會。
- ④ 托倫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六日被國際巴黎聯合委員會開除。關於此事的報導刊登於四月十七日的“Standard”報（標準報——譯者）上。

总委员会會議

四月廿五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哈里斯、康恩、列斯聶尔、馬克思、摩特尔斯海德、普芬德尔、罗宾、湯斯亨德、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公民赫尔茲未能出席。

主席：公民容格。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書記(埃卡里斯)報告說，他收到了一封邀請总委员会派代表參加为組織“世界共和主义联盟”而召開的代表會議的信。

公民哈里斯報告說，昨晚他曾參加這個會議，出席會議的一共有十四个人。他提議，証明邀請通知单已經收到了。

通过決議，社書記証明通知单已經收到，并宣布总委员会不能加入其他任何国际团体。

書記(埃卡里斯)又報告說，上星期六他曾參加鍍金工人工会執行委员会會議，会上決定寄一英鎊給被解雇的比利时雪茄工人。这个工会，总计只有廿七个會員。

公民恩格斯報告說，根据从西班牙得到的信件和报纸看来，他认为，在西班牙的棉織工业中，正在发生最近三十年来在英国已发生过的相同的过程。机器正在排挤工人，童工在排挤着男工和女工，工資在下降。这也就是巴塞罗那罢工的原因。書記(埃卡里斯)已經写信到曼徹斯特去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回信；不过，不能期待从那里得到很多东西，因为在各工厂区中正在准备举行罢工来捍衛工厂每星期六在十二点鐘关門的要求。奥德哈姆(Oldham)的工厂主們起初已經註了步，但是后来在其他工厂主影响之下，他們又拒絕註步，奥德哈姆現在已經成为反抗的中心了。他(恩格斯)已去信西班牙說明事态了。

公民康恩報告說，和安特衛普一樣，布魯塞爾的雪茄工人也遭到了大批解雇。(雪茄工人)倫敦協會已經派自己的秘書和一個比利時人(到那里)去調查情況去了。從荷蘭運了卅個工人來，但是他們全都又回去了。工人們都相信同盟歇業不可能長期拖延下去。他們有權利要求工人方面的支援，因為在德國雪茄工人罷工期間，他們自己曾經寄過三千法郎到來比錫去。約在九個月以前在倫敦成立的一個荷蘭人的工會(其會員都從事廉價雪茄的生產)捐助了十五英鎊，制煙工人給了廿鎊。另外一個錢庫中只有廿五英鎊的工會，也表示要撥出若干來幫助比利時人。住在倫敦的比利時人已經寄出了三百七十五法郎。在三月卅一日到四月十八日這段時間內，在安特衛普的娛樂晚會上收集了十三法郎。有一個人私人拿來了十法郎，根特(Ghent)捐了七十四法郎又十四法郎，阿爾托那一百六十八法郎，阿姆斯特丹二百法郎，從另外一個地方還得到了卅法郎。(雪茄工人)倫敦協會還沒有寫信到利物浦去。

公民馬克思宣讀紐約委員會書記的來信，信中附有下面這樣一份委員會中的代表們所代表的那些支部的名單：

- (1) 全德工人聯盟(第五工人聯盟)。
 - (2) 紐約國際工人協會法國人支部。
 - (3) 紐約捷克工人協會。
 - (4) 芝加哥第一工人社會政治協會。
 - (5) 芝加哥第二工人社會政治協會。
 - (6) 紐約社會民主工人協會。
 - (7) 紐約國際工人協會愛爾蘭人支部。
 - (8) 紐約威廉堡(Williamsburg)社會民主協會(德國人的)。
- } 德國人的

根據信中所說，這些支部工作得很好。愛爾蘭人支部正在迅速發展，它並且打算和合眾國愛爾蘭人聯盟結成同盟。出版德文周報的事情正在順利進行。工人聯盟曾經決定，只有那些代表勞動的代表，而不是……*

* 記載原文中缺了一頁。 編者

(馬克思)……*或者報紙。將來這會改善的，因為公社與倫敦之間的貿易關係將由一個來往于各地之間的經紀人來照應，他將同時負責送交我們的信件。

塞拉葉和杜滂已經在第十七區被選擔任空缺職位。塞拉葉曾寫信來說杜滂大概會被選上，但是自從選舉以來他就再沒寫什麼來了；不過可能(塞拉葉)已經寫信到曼徹斯特去了^①。看起來遠不是所有送出去的信件都按規定送到了的。

費利克斯·庇亞和維西涅正在巴黎誹謗塞拉葉和杜滂，然而當塞拉葉以控告來威脅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抵賴。必須馬上寫信到巴黎去，並且指出庇亞為什麼要誹謗塞拉葉和杜滂。

根據公民摩特爾斯海德的建議，總委員會委託公民馬克思起草這封信^②。

(馬克思)……**拉法格通過(巴黎堡壘)綫外的郵局，寄出了好些信件，因此這些信件在鐵路上耽誤了；法國政府，也如普魯士政府一樣，都漏檢這些信件。信里的大部分消息都已經陳舊了，但是也有某些報紙上所沒有的新東西^③。信中報導說，如同過去巴黎被圍時一樣，外省現在很少知道巴黎在做些什麼。(在巴黎)，如果不把那些正在進行戰鬥的地方計算在內的話，還從沒有這樣安靜過。中等階層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轉到貝爾維爾國民軍方面去了。許多大資本家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則和工人階級走在一起。不可能想象得出，人民和國民軍的熱情有多大，假如凡爾賽人想進入巴黎的話，那簡直是些蠢貨。巴黎不大相信外省的起義，並且知道比它優勢的力量正在集結起來反對它，但是它怕的不是這個，怕的是普魯士人的干涉和糧食不足。關於房租的法令和期票的法令——這是真正的名家手法；如果沒有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

• 馬克思的講話這兒還繼續着，講話的開始應該是在記錄簿的缺頁上。

——編者

** 看來是被摩特爾斯海德的提議所打斷的馬克思的講話應該再繼續下去。——編者

手工业者可能已經破产了。杜瓦尔和佛魯蘭斯的被杀引起了复仇的渴望。佛魯蘭斯的家庭和公社曾經派人調查他們死亡的原因，但却什么也沒有調查出来。佛魯蘭斯是在房子里被杀死的。^④

信中也报导了某些关于如何伪造电报的事情。当布魯托檢查了国防政府的帳目以后，他发现有好些錢被用去制造經過改良的可以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燒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局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一点也不愿偿还自己的債務；只是在扣押了它的財產以后，它才把相应的票据交給法蘭西銀行。許多电报和通訊报导却完全从另外一种观点来描述所有这一切。最激怒他們的是公社管理得如此便宜。高級公務員每年只是得到六千法郎，其余的人只能得到一个工人的工資。

下次會議以前應該把宣言^⑤准备好。

公民哈里斯說，彈藥厂的某些女工曾經同他談过話。她們答应告訴他关于她們的工作日和工資的詳細情况。有一些傳教士正在訪問这些工厂的車間，并且在那儿說教。国际應該把自己的代表派到这些工厂去。

會議在十一点鐘結束。

主席：約翰·魏斯頓

書記：約·乔治·埃卡里斯

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廿五日會議上通过的国际工人 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倫的決議*

总委员会审查了巴黎各支部联合委员会送請批准的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公民托倫的決議，原因是托倫被选入国民議會并稱在議會中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事业；

考虑到国际工人协会每一位巴黎會員，无疑地應該处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是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賽議會中，——

* 四月廿五日的记录中沒有這項決議。它是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布魯塞爾“国际”報的原文刊印出来的。 編者

總委員會批准巴黎聯合委員會的決議並且宣布將公民托倫從國際工人協會中開除出去。

總委員會沒有可能較早作出這項決議，因為只是在四月廿一日才得到該決議的原文。

注釋：

- ① 塞拉叶不是從第十七區，而是從第二區選入公社的，而惹-馬爾西阿明杜滂是從第十七區選入公社的（參看一九三三年黨出版局“巴黎公社的文件”一書第三七八—三七九頁委員會關於四月十六日選舉的報告）。埃根·杜滂此時住在曼徹斯特。參閱塞拉叶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的信（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八四—一八七頁）和塞拉叶三月廿九日信的附注三（同上書一七九頁）。
- ② 參閱塞拉叶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信（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八二—一八四頁）和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的信的附注一（同上書一八七—一八八頁）。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廿六日給福蘭克的信中反駁了庇亞的誹謗（同上書第一三六頁）。
- ③ 看來，馬克思在下面所報導的消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從塞拉叶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五日給他太太的信中得來的（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八四—一八七頁）。
- ④ 佛魯衛斯是四月三日被殺的，杜瓦尔是一八七一年四月四日被凡爾賽人槍斃的。
- ⑤ 這裡指的是關於公社的宣言，馬克思此時正受總委員會委託在準備這項宣言。宣言只是到一八七一年五月卅日才由馬克思草擬好並為總委員會所批准；它是用“法蘭西內戰”的名稱發表的。

總委員會會議

五月二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布恩、哈里斯、康恩、科尔布、列斯聶爾、米尔涅尔、摩特爾斯海德、普芬德爾、罗宾、斯捷普萊、湯斯亨德、魏斯頓、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魏斯頓。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書記(埃卡里斯)報告收到布列斯托急進主義者協會的一封信，信中詢問準備如何處理該協會為德國政治犯寄來的那三個先令，既然現在這些政治犯已經被釋放了①。

委託書記回信，錢已經按照他們的意見轉交了。

從巴塞羅那寄來的一封信中報導說，拒絕政治活動的策略已自食其果②。人民已經擺脫了對社會主義的恐懼，而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共和主義者現在必需公開地贊成它。信中間起染色工人協會的通信地址，因為巴塞羅那的染色工人希望和其他國家的染色工人通信。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說，里克和科溫特里都有染色工人協會，斯庇塔斐爾德也有。

書記(埃卡里斯)宣讀“紐約世界”上的一篇由該報巴黎通訊員奧哈羅蘭所寫的短評，這篇短評重複“巴黎日報”的說法，好像馬克思和另外一些人已經擬訂好了巴黎革命的計劃。除了這種說法以外，該短評還斷言這件事發生在 Holborn 的一間污穢的小屋中。

公民哈里斯說，關於協會的事情，有許多局外人比協會會員知道得還多些。他曾經碰到過一個人，這人大吹特吹，好像他曾經和一位國際的主席在一塊吃過飯，而這位主席知道巴黎方面的一切細節。照他所說，這位主席住在諾珊普頓廣場附近。

公民容格說，這可能是指他，因為他住在那個地方。

公民哈里斯解釋說，他所說的這個人是個郵差，別人叫他做紐曼。

公民容格回答說，這個人是他的一个顧客，但却是個愚蠢的小人，他根本看不起他，並且從來沒有和他談過政治問題。這個人現在已經不再是郵差了。如果哈里斯再一次見到他，他會向哈里斯重叙剛才所說的這些的。

公民康恩報告說，(總委員會)的代表團已經去訪問了排字工人工會。代表團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並且根據他私人得到的消息，工會已經決定捐款十五鎊。從目前在比利時的倫敦雪茄工人協會秘書那兒得到的消息是令人滿意的。一切都已經弄清楚了，並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指望得到勝利^③。

公民恩格斯報告說，由於馬克思的健康狀況，已經讓他離開了倫敦^④。宣言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恩格斯建議，如果宣言在總委員會下次會議以前準備好了的話，就象過去作過的那樣，全權委託常務委員會予以公布。

公民容格宣布，宣言之所以拖延了，是因為昨天塞拉葉太太從巴黎收到了幾封信，這些信中可能有重要的消息^⑤。塞拉葉曾經從聖一德尼寄出過七封信，但是一封也沒有送到。那位俄國太太寫信來說，她正在婦女中積極進行宣傳，每晚都召開人數眾多的群眾大會，並說婦女部隊正在組織着，已經有大約五千名婦女報名加入。然而她的健康情況是這樣不好，以至於她覺得她已經不能熬過這場鬥爭了^⑥。

公民恩格斯的建議提付表決，一致通過。

然後公民容格問是否必須把那些早已沒有出席會議的總委員會委員(例如阿卜萊加爾特和奧杰爾)的簽名列在宣言上面。阿卜萊加爾特曾經對容格說過他不得不拒絕協會書記的職務，而由於自己的健康狀況他不能回到車床上工作，因此他在宣言上的簽名就會斷送他的願望了。

埃卡里斯建議這項宣言不必遵照總委員會的正式文件必須有全體委員簽名的原則。

公民恩格斯反对這項建議。

公民米尔涅尔主張遵守已經建立的原則。

公民哈里斯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反对把他的签名登在宣言上。如果阿卜莱加尔特不想把他的签名放进去的話，那末可以去掉它。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認為，埃卡里斯的建議就是要取消关于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要有它的全体委員签名的決議。

埃卡里斯說，他不是提議取消決議，而只是提議这一次不实行這項決議。

公民容格宣布說，阿卜莱加尔特曾經委託他在总委員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是他告訴阿卜莱加尔特說，这样一来他可能会弄成懇求与資產階級建立友誼了。

总委員會决定委託容格去同阿卜莱加尔特，而埃卡里斯去同奧杰尔談談這個問題。

公民米尔涅尔，重新提起他已經提出过的編纂一部有关工資問題的國際指南的建議。同样的工作在不同国家里現在是支付不同的工資的。國際是現有組織中唯一能够做这种工作的組織。工业家們拥有他們利益所需要的一切情报，國際的職責則是公布所有涉及工人階級利益的情报，这就是关于工資，关于工人生活的社会条件等等的材料。米尔涅尔結束自己的发言时提議把這個問題列入議事日程。

公民容格說，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都曾經通过必須搜集关于劳动的統計材料的決議，但是事情却一点也沒有做。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認為最好是委託米尔涅尔去組織一个关于這個問題的委員會，这个委員會將去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这对于計时工是适宜的，对于計件工是不适宜的。

公民哈里斯說，要完成這項工作就必須越出职工会的範圍之外，因为同时須要研究契約劳动的条件以及一般劳动的各种情况。他希望参加委員會的工作。

公民米尔涅尔同意摩特尔斯海德的意見。

總委員會決定在下次會議上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主席：約翰·赫爾茲

書記：約·喬治·埃卡里斯

注釋：

- ① 這兒指的是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海潑納，以及德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所謂布倫瑞克委員會）的委員們（參看本書第五四頁四月四日記錄的附注二）。
- ② 國際的巴塞羅那支部掌握在宣傳拒絕政治活動的巴枯寧主義者手中。
- ③ 這兒指的是比利時雪新工人的罷工。
- ④ 參閱四月十一日記錄的附注一（本書第六十二頁）。
- ⑤ 這兒提到的塞拉葉的這些信件一直沒找到。
- ⑥ 容格在敘述伊·屠曼諾夫斯卡婭一八七一年四月廿四日的信的內容（參看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九二—一九四頁）（伊·屠曼諾夫斯卡婭即伊利莎白·季米特列娃——譯者）。

总委员会會議

五月九日(一八七一年)

出席(总委员会)委員：布列德尼克、哈里斯、康恩、列斯聶尔、
摩特尔斯海德、普芬德尔、湯斯亨德、魏斯頓、赫尔茲、
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赫尔茲。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并稍作补充。

書記(埃卡里斯)希望在开始討論議事日程上的問題以前作一項
声明。他宣布自己决定辞去書記职务，并且請求总委员会立即滿足
他解除职务的要求。

主席(赫尔茲)认为應該公开說明這項声明的理由。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希望了解一下，埃卡里斯打算現在馬上就停
止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是还准备为今天的會議作記錄。

書記(埃卡里斯)回答說，他希望立即解除职务。他辞职的原因
之一是，因为他明天早上就必须坐下来做裁縫的工作。但是在沒有
任命另外的書記以前(如果总委员会认为馬上这样做不方便)，他准
备执行自己的書記职务。不过他坚决請求馬上并且不用討論就接受
他的辞职要求。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建議滿足書記辞职的要求。

公民康恩支持這項建議。

建議一致通过。

埃卡里斯报告說，倫敦的排字工人已經決定給比利时雪茄工人
十五鎊借款。

收到一封泰晤士河填塞船縫工人的信，信里通知說他們沒有力
量提供援助。

公民容格报告說，他收到了一封由瑞士寄来的信，信里詢問为
什么塞拉叶沒有按照自己的諾言写信告訴他們巴黎的情况①。原因

在于塞拉叶已經离开巴黎了。公民容格已經同阿卜萊加尔特談过关于在宣言上签名的事情了，阿卜萊加尔特完全委託他来決定這個問題。容格認為不把阿卜萊加尔特的签名列上去可能更好些。

埃卡里斯報告說，他已經和奧杰爾談過，奧杰爾仍然繼續把自己認為是總委員會的委員，並且不反對把他的签名登在宣言上，但是他希望在宣言公布以前看看它。埃卡里斯重新提出自己的建議，即这一次宣言只由總委員會的几位負責人签名。

但是這項建議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說，最好是有奧杰爾的签名，因為他不只是在英國，而且在国外都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真正的代表。

公民恩格斯報告說，西班牙的罷工還在繼續。比利時的罷工也在繼續着。他收到了一封信，該信建議從“工人報”上去找關於罷工的詳細情況，但是他還沒有看到過這種報紙。老板們不久以前僱用了三十名法國工人，然而不用懷疑，和那些荷蘭工人一樣，老板們只好把錢給這些工人讓他們回去的。某些企業主已經退步了，但是大多數還堅持着自己最初的決定。看起來，布魯塞爾人還沒有完全办好加入國際的手續；他們問倫敦雪茄工人工會是不是已經加入了國際，如果已經加入了的話，他們請求把這件事寫信通知他們。不久將要召開荷蘭的代表大會，最好是從倫敦派一位代表去參加這個大會。

公民恩格斯又報告說，倍斯萊教授收到了新西蘭一個工人協會的來信，這個工人協會把他當成了“國際的主席”。因為信原來是寫給總委員會的，所以倍斯萊教授把它轉交給公民馬克思了。

宣讀了這封信。信里敘述了招募移民到新西蘭去所用的方式，敘述了他們到達新西蘭以後所受到的殘酷的虐待，敘述了這一切所帶來的貧窮和困苦。新西蘭工人協會希望總委員會為了那些打算移居國外的人的利益，在英國把這封信公布出來，以便儘可能使這些人避開那別人已經掉下去過的陷阱。寫這封信的人問總委員會是否希望和新西蘭的工人協會保持經常的通信關係。

總委員會決定公布這封信的全文，並委託書記回信^②。

公民康恩重新提起比利時雪茄工人的問題，他以為公民恩格斯應該寫信告訴他們，倫敦雪茄工人工會是第一個加入國際的工會^①。他又宣布說，倫敦的代表們在各城市中組織了一些工會以後已經回到倫敦來了。他（康恩）從排字工人工會拿來了十五鎊，現在有五十六鎊可以寄到比利時去了。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比利時人也從美洲收到了一些錢。法國的工人已經來了。他們是從斯特拉斯堡和麥茨的那些由普魯士人重新開辦的過去的国家工廠中來的。但是比利時的企业家們不滿意他們。他們工作時潦草馬虎，並且在生活上遠較比利時人花費得多。至於說到加入國際的問題，那末，看來似乎有許多雪茄工人個別加入了國際，而他們的整個職工會則沒有加入。

公民恩格斯認為讓倫敦的雪茄工人自己寫信（到比利時去）通知關於自己加入國際的事要好一些。如果公民康恩能夠寫這樣一封信的話，那末他（恩格斯）可以把信轉寄到比利時去。

公民容格以為由倫敦的雪茄工人直接寫一封正式的信將會產生更好的印象。

總委員會贊成這個意見。

公民布列德尼克報告說，公民倍特里作為貝特那爾—格林地方分部的代表列席了這次會議，他建議接納他（加入總委員會）。

公民容格支持這項建議。

一致通過。

然後公民恩格斯宣布說，宣言還沒有準備好。公民馬克思病很重，起草宣言的工作使他的情況變壞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擬出來，常務委員會可以在下午五點鐘以後的任何時候在馬克思那里集會。

有一位公社的代表到了倫敦，他帶來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防止沒有護照的人鑽到城里去。已經發現，凡爾賽的奸細沿城一帶很活躍。（凡爾賽人的）總攻已經失敗了。凡爾賽的軍隊打算從國民軍的陣地和防禦工事之間沖進來，但是它現在只能在一個地方，即在它已經遭到失敗的那個地方實行攻擊。防禦正在加強。公社只是喪失了一塊不大的土地，並且已經收復了克拉

馬。即使(凡尔賽的)軍隊能够占領這些防禦工事，它們後面還有街壘，在這些街壘中將進行前所未見的鬥爭。這些街壘將破天荒第一次由大炮、步槍和組織正規的軍隊來防衛。作戰雙方的軍隊現在大致上是相等的。凡尔賽不可能在外省募集軍隊，同時它還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武裝力量派到外省去維持各個城市的秩序。梯也爾甚至不答應社各市政委員會的代表到波爾多開會和談論政治——為了阻止這個集會，他就借助於拿破侖的立法^④。

公民容格請大家注意行將舉行的羅伯特·歐文^⑤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會，並且認為應該有一個代表團代表總委員會去出席紀念會，代表團將闡明國際的觀點。他提議派遣一個代表團。

公民恩格斯支持這項建議。他說他對於紀念會的那些發起人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對於羅伯特·歐文是不能有所懷疑的。在歐文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迄今仍未過時的思想。他自己原本是個工廠主，但是他從自己的思想出發第一個起來反對自己的階級，希望在工廠中終結剝削婦女和兒童的可恥制度。恩格斯認為國際應該派代表(參加紀念會)。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說，在尊敬羅伯特·歐文方面，他並不比任何人差些，但是必須好好了解一下紀念會的那些組織者。根據刊印在大會程序單上的大多數名字看來，在紀念會上出現的將是一種沒有生氣的社會主義的變種。在改革法案^⑥實施以後，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已經確信羅伯特·歐文的那些原則實際上威脅着它的統治，它已經打算同歐文斷絕關係了。不幸的是歐文把形而上學摻進了自己的學說，而歐文派運動不是去力求實現經濟改革，卻變成了一個宗教教派。除此以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加入了運動，並且變成了合作社創辦人，而(歐文主義者的)領袖們則和他們走在一道。某些冒牌的社會主義者將(在紀念會上)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在洛芝得爾^⑦的成就和私有制度的好處。摩特爾斯海德覺得很遺憾，他必須反對(派遣代表團的)建議。同時羅伯特·歐文看來也完全不象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樣有獨創力：他的社會主義從法國一些過去作家那里因襲來的，而其宗教思想則來自洛克。

公民哈里斯說，如果可能的話，總委員會應該（在紀念會上）有自己的代表。他本人認識歐文並且和他一起工作過。歐文放棄了他在自己工廠的工人幫助下賺得的七千五百英鎊，他向工人們宣布了這件事，並且離開了自己的工廠。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都是些騙子手。莫理斯、休士等人曾借給工人們一些錢（其條件是工人們在償清自己的債務以前不能為自己選擇管理人），但是他們卻沒有給予工人以償還自己的債務的可能性，一些沒有經驗的人被任命為管理者。他（哈里斯）所工作的那個裁縫工場中，帳目管理得很壞；工人要求委託會計員整理帳目。當他們抱怨時，管理當局也就抱怨他們。那些不屬於協會的人則一點利潤也分攤不到^⑧。哈里斯建議派摩特爾斯海德去參加紀念會。

公民康恩認為為了避免誤解，必須派一個代表團去。

公民恩格斯反駁摩特爾斯海德說，洛克是個自然神教信奉者，而歐文卻是個唯物主義者。洛克的哲學把法國人引導到唯物主義。恩格斯懷疑歐文是不是熟悉那些法國過去的作家。他（恩格斯）與摩特爾斯海德的看法完全不一樣。歐文主義運動早在一八〇九年就已經開始了，並且這個運動是和所有過去的學說無關的。一八一二年歐文出版了論婚姻制度的著作^⑨。一八一八年他到愛克（Aix-la-chapella）各國君主會議上去，想說服他們相信宣布共產主義的必要性^⑩。說後來的歐文主義者具有宗教色彩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歐文主義者也很注意社會改革。歐文主義者中間的大多數已經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他們是憲章主義者，但是迫不得已作了職業鼓動家，而後就變成了一些不可靠的人，並且不再忠實於自己的原則了。恩格斯說，如果紀念會是這樣舉行的話，他感到惋惜，總委員會也不能去參加。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反駁恩格斯說，社會主義者並不是憲章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總是反對憲章主義者，這些社會主義者不去爭取社會改革，而去周遊全國，並且為了金錢去同布林德萊這類人發生宗教爭執。如果國際去和這些人打交道，它就會玷辱自己。他們在全英國到處亂竄，並且騙取人民的金錢。

公民恩格斯說，他并不想說似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宪章主义者，但是他所知道的其中的某些人却是宪章主义者。

公民布列德尼克認為与这种人发生关系是一种不好的政策，但是他希望了解一下国际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安排一个紀念会。

主席(赫尔兹)認為需要派一个代表团，以便(在会上)捍衛协会的原則。他指出，即使在現在，許多人还以为社会主义和无神論是一个东西。

公民魏斯頓說，协会較之其他任何团体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罗伯特·欧文的那些原則的繼承人，因此(在紀念会上)應該有自己的代表。他(魏斯頓)曾經出席过的那些集会上的演說，与其說是帶有宗教的性質，还不如說是帶有社会的性質。

公民恩格斯同意摩特尔斯海德的意見，認為不参加(紀念会)較好。

这时公民容格撤消了自己的建議。

然后选举了一个由容格、哈里斯、摩特尔斯海德和魏斯頓諸位公民所組成的委员会，該委员会要在下次會議之前，选定(总委员会的)書記的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或是几个候选人。

通过在星期六七点钟召开常务委员会的決議。

會議于十一点半鐘結束。

主席：約翰·赫尔兹*

* 記錄是由埃卡里斯作的。沒有書記的簽名，看来，这是因为埃卡里斯在这次會議上已經解除了職務，而他的繼任者却还没有任命的緣故。——編者

注釋：

- ① 參閱培勒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給容格的信(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国际，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一九一頁)。
- ② 这封信的原文公布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三日的“东方郵報”上。
- ③ 恩格斯此时是總委员会的比利时通訊書記。
- ④ 恩格斯所指是那些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的市政选举中取得胜利

的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為了停止內戰打算在波爾多召開市政機關代表大會的事。梯也爾政府援引一八五五年的禁止市政機關之間發生任何聯系的拿破侖立法，禁止召開這個代表大會。

- ⑤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是歐文誕生一百周年。
- ⑥ 這兒指的是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改革。
- ⑦ 洛芝得爾是愛徹斯特附近的一個城市，從一八四四年“正義先鋒者協會”在這兒建立起一個消費合作社的時候起，它變成了英國合作運動的中心。
- ⑧ 這兒指的是由歐文主義者組織起來的合作企業。
- ⑨ 顯然，這兒指的是一八一二年發表的歐文的著作“人性形成論”(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 ⑩ 一八一八年當歐文在國外旅行期間，他訪問了愛克，當時“神聖同盟”正在那裏召開會議。歐文在那裏寫了一封信給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企圖使他相信自己的那些原則的正確性。

總委員會會議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六日*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倍特里、布列德尼克、哈里斯、科尔布、列斯聶爾、摩特爾斯海德、羅賓、湯斯亨德、赫爾茲、恩格斯、容格。

主席：赫爾茲。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宣讀一封荷蘭來信；信中對於荷蘭一家最大的報紙上出現的關於協會曾貸給巴黎公社一筆巨款的報導，要求予以說明。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問誰是荷蘭的書記，因為這封信必須回復。

公民埃卡里斯報告說，沒有為這個國家指派專門的書記。

公民赫爾茲建議把荷蘭的事務委託給另外任何一位可以兼任這些職務的通訊書記。

公民恩格斯贊成這個意見並且建議暫時把荷蘭書記一職委託給德國書記(馬克思)。

公民容格支持這項建議，建議被一致通過。

公民恩格斯報告說，由於公民馬克思還在生病，所以宣言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公民哈里斯，以被推選出來選拔總委員會書記候選人的那個委員會^①的名義，做了一個報告。這個問題已由容格、摩特爾斯海德和哈里斯討論過了。奧傑爾、摩特爾斯海德、哈里斯和赫爾茲被推定為候選人。但是委員會認為公民摩特爾斯海德是最恰當的候選人，並且決定推薦他。他同意在書記的工資逐漸提高的條件下，當選為候選人。

公民容格，認為委員會還沒有解決候選人問題就散會了。他本

* 這一次的記錄和以下的幾次記錄都是由赫爾茲作的。——編者

人建議由赫尔茲来作候选人，但是他以为赫尔茲首先必須駁倒那些对他所提出的責难。同时提出兩個候选人以便总委员会有可能进行选择是比較合适的。

公民布列德尼克宣称，他作为彈性織物織工工会的一个會員，支持由赫尔茲作候选人，如果他沒有被提作候选人的話，他自己也要提他的。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經象赫尔茲一样为这个职工会做过这么多的事情。他曾經是倫敦分部的秘书和工会联合会的主席，而在他离开自己的崗位以后，职工会决定給他一份荣誉証书，他并且被选为荣誉會員。一直到現在为止，在职工会中，还不曾有过什么人被选为荣誉會員的，因此这件事情引起了职工会某些會員对赫尔茲的嫉妬。后来在职工会内部发生了爭論，并且在一次會議上（不是根据章程召开的）赫尔茲被开除了，开除的理由是他破坏了职工会的章程。但是也就是那些提出这种責难的人后来自己又放弃了这种責难，因此赫尔茲也就沒有必要再来为自己恢复名誉了。

公民赫尔茲說，当时在职工会中的确发生过爭論，并且在总委员会中也对他提出了某些責难。总委员会曾决定調查这件事，并且請职工会派一个代表团帶上这些責难的証据来出席总委员会的會議。为了使代表团有可能去搜集这些証据，問題的討論延期了兩次。后来这件事因那些提出責难的人自己撤回了这些責难而結束了。赫尔茲那儿还有一封德来的四月十日的信，德来在信中說他希望能为赫尔茲做点什么，他并且希望能把过去的事情置諸腦后。

（这封信中的）一部分被宣讀了。

（赫尔茲繼續說：）还有一封帕納尔的五月四日的信。帕納尔希望过去的事情会被忘掉，或是無論如何，都得看得开。

这封信被宣讀了。

赫尔茲認為已經提出的証据，已足以用来恢复他的名誉和駁倒对他所提出的那些責难了。誠然，在有关妇女劳动的問題上，他持有和职工会不同的观点，但是這個問題在一八六七年就已經解决了，当时关于這個問題对他的不信任投票遭到了否決，而信任投票得到了通过。他一連三年被选为工会联合会的主席这件事也能証明这一

点，而这个时期他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公民恩格斯建議不論誰被选为書記，选举都只在三个月之內有效，因为在任命某人为固定的書記之先，必須弄清这个人是否合适。

公民容格支持恩格斯的建議，他宣布說，委員會也認為這項任命應該是暫時的。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說，他已处于一种曖昧的地位。当他到公民容格那里去的时候，問題已經討論过了，并且决定在当前的条件下，應該选举一个英国人。因此，在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中，列入了摩特爾斯海德和赫尔茲的名字，并且他認為赫尔茲將沒有可能来执行書記的职务，因此他同意以一个月为期暂时負担這項职务。假如当时他知道赫尔茲同意当选为候选人的話，他不会起来反对赫尔茲的，但是現在既然事已如此，那就讓問題用投票表决来解决吧。如果他現在反对讓赫尔茲作候选人，那么这完全不是由于受到攻击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他并不曾听从任何人），而是因为赫尔茲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工匠，赫尔茲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空閑的，并且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找到充分的时间来执行要求他去做的工作。一个書記應該具有随时放下自己的工作可能性，然而赫尔茲却不能这样做。从某一点上說，赫尔茲比另外一些人要更加可靠些：他始終忠于协会的原則和政策，可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加重視英国国内的政治問題。协会所需要的是一个有空余时间的人，而赫尔茲却没有空余的时间。协会可能收縮或是发展，而一位积极的書記則可以促使它发展。协会應該代表那些一直到目前它還沒能代表的行业。他（摩特爾斯海德）同意他被委員會提出作为候选人，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委員會不能够提出其他什么人来，但是他完全沒有打算和赫尔茲竞争。

公民哈里斯証實了公民摩特爾斯海德的這些話，并且他再一次重复說，摩特爾斯海德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書記的工資不是降低而是逐漸增加的情况下才接受委任的。他本人則宁可选奥杰尔而不选赫尔茲，因为他对赫尔茲是否适合這項职务还一无所知。

公民容格說，他的行为可能被看做是对委員會不忠实，但是他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布列德尼克要反对赫尔兹，而这种确信原来是完全錯誤的。

公民摩特尔斯海德再次起来反对別人把他置于那种好象他是赫尔兹的競争者的曖昧的地位上。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委员会中是怎样被提出来的。他應該重說一次，虽然赫尔兹具有执行書記职务所必需的才能，并且希望作这项工作，但是他沒有做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时间。

公民赫尔兹宣布說，是他自己把摩特尔斯海德作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提出来的。公民摩特尔斯海德断言說赫尔兹沒有足够的時間，对于这一点，他只能反駁說他本人要比摩特尔斯海德更清楚自己的事情，他并且認為，在廿个工作人員中無論那一个也不能象他那样有空余的时间或者有可能找到空余的时间。如果大家选举他的話，当然，他是乐意执行書記的职务的；至于談到他的才能，那他将工作中証实这一点。总之，他預先接受对他的工作的任何公正的估价。他同意投票选举，但是他認為應該表明，不論选举的結果如何，將不致影响他的友好的感情。他有充分的勇气来忍受失敗。他希望摩特尔斯海德也同样有此勇气。

然后总委员会进行投票，在投票时，公民赫尔兹报告說，昨天晚上本来預定在哈尼路，伊丽莎白街的“Кокъ ввд Касл”（从俄文发音看来，英文似为 Cock and Castle，雄鷄与城堡——中譯者）小酒店里举行关于巴黎工人狀況的群众大会，但是警察去找老板并且宣布如果老板允許在自己的房子里举行这一类集会的話，他就有失去自己的营业执照的危險。

公民恩格斯統計选票。結果，赫尔兹得五票，摩特尔斯海德得四票，容格得一票（容格沒有被提名为候选人）。

公民赫尔兹宣布，既然他已当选，他将努力不辜负給予他的信任，接着他建議总委员会审查降低書記的工資的問題。他已經向容格宣布过，他将提議把書記的工資减少到每星期十先令。他并不認為現在的工資太高，但是他以为总委员会現在无力支付比他所提出的那个数目更多的錢。当总委员会的收入增加了的时候，那末工資

也可以提高些。

公民容格報告說，委員會也認為應該降低書記的工資，他同意赫爾茲的意見，建議把書記的工資降低到每周十先令。他認為可以完全始終如一的提出這項建議，因為當每星期十五先令的工資被接受的時候，他曾經一個人投票反對這種工資。他也希望更多支付一些，但是不應該忘記收入是很少的，而總委員會却需要用很多錢來印刷資料和用于其他需要上。他發現很大一部分支出現在都花費到書記的工資上去了。

公民倍特里認為赫爾茲可能會發現工資不夠用的。他提議在赫爾茲還不熟悉工作的時候，三個月之內暫時把這個問題保留下來不作決定。

公民赫爾茲說，他之所以贊成這項建議並不是因為對書記的工作估計不足，而是因為總委員會有此需要。可以暫時把書記的工資規定為十先令，而這并不妨礙總委員會將來再重新審查這個問題。

布列德尼克支持這項建議，他認為總委員會不能夠支付比一星期十先令更多的錢。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說，他)過去認為可以付給書記更少一些，但在重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他現在發現付給辦事人太少的工資是不智的。對一個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的書記是不能期待應有的工作的。書記應該有丟下自己的工作可能，因為由於書記的職務他有許多工作要做。協會已經不是處在自己建立的早期階段了，它應該保持自己在歐洲的聲譽。他將投票反對提出來的這項建議。

公民恩格斯提出下述修正案，同時表示，希望大家接受這個修正：

“因為公民赫爾茲已經表示準備暫時滿足每星期十先令的工資，所以總委員會接受他的建議，並且確定在三個月內書記每星期的工資為十先令”。

恩格斯補充說，所有提出來反對十先令工資的意見，也同樣是適用於十五先令的工資

公民容格贊成恩格斯的建議，因為這項建議絲毫不差的表達了

他自己的思想。他完全不是主張給辦事人的工作以很低的報酬，而是他想起了過去，那時許多協會會員不得不為了抵銷協會的支出每星期拿出一些錢來，而總委員會沒有錢印刷資料。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認為降低書記的工資是不正確的；好的書記將促使資金流入總委員會（的金庫）。他（摩特爾斯海德）也將投票反對恩格斯的修正案。

公民赫爾茲贊成恩格斯所提出的建議。他在前任書記還在工作的時候就主張降低工資，他不能接受總委員會無力支付的工資。

（恩格斯）的建議付表決，並以兩票反對而其餘的人全部贊成被通過。

公民摩特爾斯海德提出一項得到恩格斯支持的建議：

“委託原來的書記和出納員，在最短期間內把全部帳簿和單據移交給新書記”。

建議被通過。

會議在十一點半鐘結束。

主席：赫·容格

書記：約翰·赫爾茲

注釋：

- ① 參閱五月九日的總委員會會議紀錄，這個委員會是在這次會議上選出來的。在這次會議的下一天，恩格斯以自己的名義并以馬克思的名義交給該委員會委員容格一封有關這個問題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廿六卷一一七——一一八頁）。

總委員會會議

一八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星期二，晚。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布恩、哈里斯、盧克拉夫特、列斯聶爾、馬克思、普芬德爾、羅賓、湯斯亨德、魏斯頓、赫爾茲、斯姆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

主席：公民容格。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宣讀在美國的（協會的）英吉利人支部的一封信。信中說明了協會在美國的輝煌成就。該信報導說，紐約曾經組織過一次群眾大會來表示同情巴黎公社和被解雇的賓夕法尼亞礦工。還報導說，合眾國的油漆匠已經聯合為一個秘密團體，國際的原則已經滲入到這個團體的許多秘密集會所中去了。

然後宣讀一封工聯伯明翰委員會的信，信中夾有募捐得來的一英鎊。

公民馬克思說明他因病不能完成他答應準備的宣言，但是他希望宣言在下星期二以前會準備出來^①。談到關於巴黎的鬥爭問題時，他擔心結局是接近了；但是即使公社失敗了，鬥爭也只是會拖延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不能被消滅的，這些原則將一次又一次地被宣布，一直到工人階級得到解放的時候為止。人們正在利用普魯士人來鎮壓巴黎公社，普魯士人正在作為梯也爾的憲兵行動着。消滅公社的計劃是由俾斯麥、梯也爾和法佛勒制訂出來的。俾斯麥曾在法蘭克福斷言，梯也爾和法佛勒會請求他參與此事。後來的事情表明他準備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來幫助他們，他不用德國士兵的生命來冒險，並不是因為當事關利害時他會珍惜人命，而是因為他希望法國更加衰微，以便有可能向她索取更多的東西。他允許梯也爾擁有多於協定上所規定的士兵，但是他只允許供應巴黎有限的糧食。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過去歷史的重演而已。各個上層階級

經常都联合起来奴役工人階級。十六世紀時在法蘭西的騎士和諾曼第的騎士之間曾發生過戰爭，而當時農民舉行了起義，騎士們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糾紛并且联合起来摧殘農民運動。為了說明普魯士人如何執行了警察的職務，可以回憶一下，在被普魯士人所占領的盧昂，有五百人被逮捕，其借口就是他們與國際有聯繫。國際正在引起恐懼。惹倍爾伯爵——干枯的木乃伊，一八三四年的部長，因庇護那些反對出版物的措施而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發表了一次演說，他在這次演說中說，在恢復秩序之後，追究國際的活動和破壞國際應該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

公民羅賓報告說，在有倫敦出版的名為“國際報”的某一期上（據說這是法國警察局的機關報），出現了一篇反對國際工人協會的論文。這篇論文中說：“應該指望可以找到辦法把這個協會的會員從歐洲消滅干淨。最好是把他們遷移到地球的另外某一個部分去，他們在那里將同其餘的人類隔離開。讓他們在那里去實行自己那些妄誕的理論吧”。

公民布恩指出，我們的（巴黎的）同志中間的某些人想逃出來，然而無法進入比利時。他認為總委員會應該採取措施。

公民恩格斯完全想象不出，既然國際本身已經參與到這個事件里去，在這裡還能夠做些什麼。

公民馬克思說，也許可以派一個什麼人到公民普蘭塔德那里去，並採取某些措施。

公民哈里斯說，應該象一八五一年^②一樣行動起來。每一個協會會員都應該做他所能做的一切。

公民容格認為可以委託公民特拉弗派一個人到普蘭塔德那里去。

公民布恩問是否從塞拉叶那兒得到了什麼消息。如果（巴黎）發生了殘暴的迫害，總委員會應該抗議（凡爾賽人的）殘暴行為。

公民馬克思說，我們可以揭露凡爾賽政府的行為，但是我們不能向它提出自己的抗議，因為這樣就意味着向那個我們稱之為強盜的政府呼喚。總委員會的委員們——英國人——可以做某些事情：

召开群众大会，或是就这个问题派代表团去见(英国)政府。

公民魏斯頓同意总委员会的委员們——英国人——采取某些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預可能是有用的。

公民恩格斯认为梯也尔的声明，可以成为进行鼓动的根据。梯也尔在他以为要镇压公社很困难的时候，曾經許諾要寬大处理，但是一当他的军队得到了某些成功，他就开始以严厲惩治相威脅了。

公民盧克拉夫特认为，在真正的工人中間喚起(对公社的)同情，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然而由那些冒牌的領袖(他們对什么事都要管)所领导的运动却是有害的。他补充說，他由于生病所以沒有来出席总委员会的會議，但是整个这段时期內他的同情都在总委员会和公社方面。如果英国的工联不承担这件工作的話，那末也就絲毫不能再信賴它們了。

公民布恩认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期待工联的主动精神都是徒劳无益的。

公民赫尔茲担心呼吁工联起来行动会是不明智的，因为在英国人当中(关于巴黎公社)流行着非常不正确的观念。工人們現在沒有象他們應該的那样抱着坚定的观点。向民主派呼吁可能更恰当些。

公民布恩提出下列得到盧克拉夫特支持的建議：

“总委员会的委员們——英国人——應該建立一个委员会来拟訂反对凡尔賽政府的野蛮行动的措施。”

一致通过。

會議在十点四十五分結束。

主席：赫·容格

書記：約翰·赫尔茲

注釋：

① 这兒指的是“法蘭西內战”。

② 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国家政变以后，大批法国亡命者从法国湧入英国。英国工人給了法国亡命者中的无产者和民主派以物質上的支援。

總委員會會議

一八七一年五月卅日，星期二，晚，
在 High Holborn 二五六號舉行。

主席：公民容格。

出席(總委員會)委員：布列德尼克、布恩、科尔布、列斯聶
爾、馬克思、羅賓、斯捷普萊、湯斯亨德、魏斯頓、赫
爾茲、埃卡里斯、恩格斯、容格以及作為來賓參加會議
的拉薩西、奈該里、梅奧和洛克納諸位公民。

宣讀及批准上次會議記錄。

公民容格報告說，在瑞士舉行的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些有關公
社的決議。

然後公民馬克思提出總委員會委託他起草的關於巴黎公社的宣
言，並宣讀了這項宣言的全文。

宣讀結束後，公民魏斯頓建議通過宣言。

公民羅賓支持這項建議。

未經討論，一致通過。

公民布恩建議用刊印過的兩篇關於戰爭的宣言^①的同樣字型刊
印這篇宣言。

公民哈里斯支持這項建議。

一致通過。

公民恩格斯建議宣言出版一千冊。

公民列斯聶爾支持這項建議。

一致通過。

公民德隆凱爾和公民甘寧被接納為(協會)會員。

會議在十一點半鐘結束。

主席：赫·容格

書記：約翰·赫爾茲

注釋：

- ① 指的是總委员会關於法普战争的兩次宣言——分別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廿三日和九月九日發表。

譯 名 对 照 表

(以俄文字母为序)

А

- Аврималь (Avrial, Augustin, 1840-1904, 法) 阿夫里阿尔。
 Андреис Шёй (Scheu, Andreas, 1844-1927, 奥) 安德烈·谢依。

Б

- Бастелица (Bastelica, André, 1846-1880, 法) 巴斯捷里卡。
 Батлер (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 美) 巴特列尔。
 Беккер Иоганн-Филипп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德)
 约·菲·倍凯尔。
 Безэ Шарль (Besley, Charles, 1795-1878, 法) 薩拉·貝萊。
 Беттери (Buttery, G. H. 英) 倍特里。
 Бизли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 英) 倍茲萊。
 Бонгорст (Bonhorst, Leonard von, 德) 邦霍斯特。
 Бравке (Bracke, Wilhelm, 1842-1880, 德) 布拉基。
 Бредлоу (Bradlaugh, Charles, 1883-1891, 英) 布列德勞。
 Бредник (Bradnick, Frederic, 英) 布列德尼克。
 Бриндли (Brindly) 布林德萊。
 Брутто (Brutto) 布魯托。
 Брюнель (Brunel, Antoine-Magloire, 1830-?, 法) 布路涅尔。
 Брюс (Bruee, Henry Austin, 1815-1895, 英) 布留斯。
 Бун (Boon, Martin, 英) 布恩。

В

- Валантен (Valentin, 法) 瓦朗丁。
 Варлен (Varlin, Louis-Engene, 1839-1871, 法) 华倫。

Везинное (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 法) 维西涅。

Винья (Vinoy, Goseph, 1800-1880, 法) 维奴阿。

Г

Ганнинг (Gunning) 甘宁。

Гаррис (Harris, George, 英) 哈里斯。

Гернер (Herper, Adolf, 1846-1923, 德) 海普涅尔。

Гильом (Gillaume, James, 1844-1917, 瑞士) 季老姆。

Гладстон (Gladstone, William, 1809-1898, 英) 格拉斯頓。

Граале (Gralle, Heinrich, 德) 格拉列。

Д

Даниэльсон (1844-1918, 俄) 丹尔尼逊。

Даулинг Джон (Dowling, John, 爱) 约翰·达乌林。

Девой Джон (Devoу, John, 爱) 约翰·德伏依。

Делеклюз (Delescluse Louis-Charles, 1809-1871) 德列克留斯。

Демулен (Desmonlins, 法) 德姆连。

Дерби (Derby, Edward Geoffrey Smith Stanley, 1799-1869, 英)

德尔贝。

Джессеп (Jessup, William J. 美) 耶塞普。

Доре (Dorée) 多莱。

Драй (Dry, 英) 德来。

Дронкель (Dronkel) 德隆凯尔。

Дюваль (Duval, Ewile Victor, 184 ?-1871, 法公社社员) 杜瓦尔。

Дюпанлу (Duponloup, Felix-Antoine-Philibert, 1802-1878, 法) 杜邦里。

Дюпон (Dupont, Gean-Marcial-Aminthe, 1841- ? , 法) 杜滂。

Дюпон Эжен (Dupont Eugène, 1831-1881, 法) 厄根·杜滂。

Ж

- Жоаннар (Johannard, Guies, 1843-1888, 法) 若恩纳尔。
 Жобер (Janbert, Hippolyte-Francais, 1794-1874, 法) 若倍尔。

К

- Кавана Семьюэль (Cavanagh, Samuel, 爱) 塞慕尔·卡万纳。
 Кардуэлл (Cardwell, Edward, 1813-1886, 英) 卡杜埃尔。
 Кастеляр (Castelar Y Ripoll, Emilio, 1832-1899, 西) 卡斯忒拉。
 Кауб Карл (Kaub, Karl, 德) 卡尔·卡乌布。
 Кларендон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e, 1800-1870, 英)
 克拉林顿。
 Коен (Cohen, James, 英) 康恩。
 Колъб (Kolb, George Friedrich, 1808-1884, 德) 科尔布。
 Комбо (Combault, Amédée-Benjamin-Alexandre, 1838, 法) 科姆鲍。
 Кюна (Kühn, Johann August Karl, 德) 科茵。

Л

- Лассаси (Lassassie, 法) 拉萨西。
 Ле Любе (Le Lubez, Victor, 1834? -?, 法) 列·留贝。
 Ледрю-Роллен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 法)
 勒德律·罗兰。
 Леконт (Lecomte, Claude-Martin, 1817-1871, 法) 莱孔特。
 Лукрафт (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 英) 卢克拉夫特。
 Леметр (Lemaitre, 法) 卢米特尔。
 Лесснер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 列斯涅尔。
 Лонге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 法) 龙格。
 Лоу (Lowe, Robert, Viscount-Sherbrooke, 1811-1892, 英) 路易。
 Лохнер (Lochner, George, 德) 洛克纳。
 Льюис, Корнуолл (Lewe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 英)

康威尔·李瑞斯。

Лалор, Томас (Lalor, Thomas, 爱) 湯姆斯·雷洛尔。

M

Малон (Malon, Benoît, 1841-1893, 法) 馬龙。

Мантейфель (Manteuffel, Edward, 1809-1885, 普) 曼德費尔。

Меисер Зигфрид (Meyer, Siegfried, 1840-1872, 德) 吉夫利德·麦耶尔。

Мейо (Meyo) 梅奥。

Мерримэн (Merriman, J. George, 1820-1877, 英) 梅里曼。

Микель, Иоганн (Miquel, Johann, 德) 約翰·米凱尔。

Милль, Джон Стюарт (Mill, John Stuart, 1810-1873, 英)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Милнер (Milner, George, 爱尔兰) 米尔涅尔。

Морис (Maurice, Frederich Denison, 1805-1872, 英国神父) 莫里斯。

Мост (Most, John, 1846-1906, 德) 摩斯特。

Моттерсхед (Mottershead, Thomas, 爱) 摩特尔斯海德。

Мэррей (Murray) 莫莱。

Мюра (Murat, André, 1833- ? , 法) 穆拉。

N

Негели (Nägeli) 奈該里。

Ньюмен (Newman, 英) 紐曼。

O

Обервиндер (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 奥) 奥貝尔汉德
尔。

Оджер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 奥杰尔。

Оливер (Oliver) 奥尼維尔。

Орель де Паладин, Луи-Жан-Батист (d'Aurella de Paladines, Louis-gean-Baptiste, 1804-1877, 法) 奥列尔·德·巴拉丁。

О'Сулливан Джеймс (O Sullivan, James, 爱) 詹姆士·奥·苏里万。

О'Халлораган (O'Halloran, 纽约世界报的巴黎通讯员) 奥·哈洛兰。

П

Парнелль (Parnell, 英) 帕纳尔。

Пенди (Pindy, Louis-Gean, 1840-1917, 法) 平迪。

Перре (Perret, Henri, 瑞士) 培勒。

Пиа Феликс (Pyat, Félix, 1810-1889, 法) 费利克斯·庇亚。

Пицца (Piazza) 皮阿查。

Пи-и-Маргалль (Pi y Margall, Francisco, 1824-1901, 西班牙) 毕·依·玛加尔。

Пренэ Э (Prener, E.) 埃·普林埃。

Пфендер (Pfänder, Karl, 1818-1876, 德) 普芬德尔。

Р

Рейтер (Reuter, Paul Julius Von, 1821-1899) 路透。

Рицардс (Richards) 理查兹。

Ришар (Richard, Albert, 1846-1925) 利萨尔。

Робен (Robèn, Paul, 1837-?, 法) 罗宾。

Роша (Rochat, Charles, 法) 罗夏。

Рюль (Rühl, G. 德) 吕尔。

С

Садлер (Saddlèr, 英) 沙德勒。

Серраїе (Serrailier, August, 1840-?, 法) 塞拉叶。

Спеддинг (Spalding) 斯佩尔丁。

Степпи (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 英) 斯捷普莱。

T

- Таунсхенд (Townshend, William. 英) 湯斯亨德。
 Тейлор (Taylor, Peter Alfred. 1819-1891, 英) 彼得·泰勒。
 Теисе (Theisz, Albert-Frederic-Felix. 1839-1881, 法) 泰斯。
 Толан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 法) 托倫。
 Тома-Клеман (Thomas, Clement. 1809-1871, 法) 克莱孟·湯姆。
 Трулав (Truelove, Edward. 1809-1899, 英) 特拉弗。
 Трэнт (Trant) 特蘭特。

У

- Уорд (Ward, 美) 华德德。
 Уэйд (Wade) 威特。
 Уэстон (Weston, John. 英) 魏斯頓。

Ф

- Фавр (Favre, Jules. 1809-1880, 法) 法佛勒。
 Фанвиль (Fonvielle, Wilfrid de. 1824-1914, 法) 馮維尔。
 Флокон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 法) 弗洛孔。
 Флуранс (Flourens, Gusfave. 1838-1871, 法) 弗魯蘭斯。
 Фогт (Vogt, August. 1830?-1883?, 德) 福格特。
 Франкель (Frankel, Leo. 1844-1895, 匈) 福蘭克尔。

Х

- Хейлз (Hales, John. 英) 赫尔兹。
 Хейлор (Hoyle) 海洛。
 Хоюз (Hughes, 英) 休士。

Ш

- Шален (Chalain, Louis-Denis. 1845, 法) 薩倫。

Шернье (Chernier) 谢尼尔。

Шили (Schily, Victor, 1810-1875, 德) 西莱。

Шмутц (Schmutz) 斯姆兹。

Шпир (Spier, Samuel, 德) 斯庇尔。

Шульце-Делич (Schulze-Delitsch, Franz, 1808-1883, 德) 舒尔
兹·德里茨。

Э

Эккарнус (Eccarius, Johnn George, 1818-1889, 德) 埃卡里斯。

Эппельгарт (Applegarth, Robert, 英) 阿卜莱加尔特。

Ю

Юнг (Jung, Hermann, 1830-1901, 瑞士) 容格。

Я

Яковн (Ja'cobu, Johnn, 1805-1877, 德) 雅科貝。